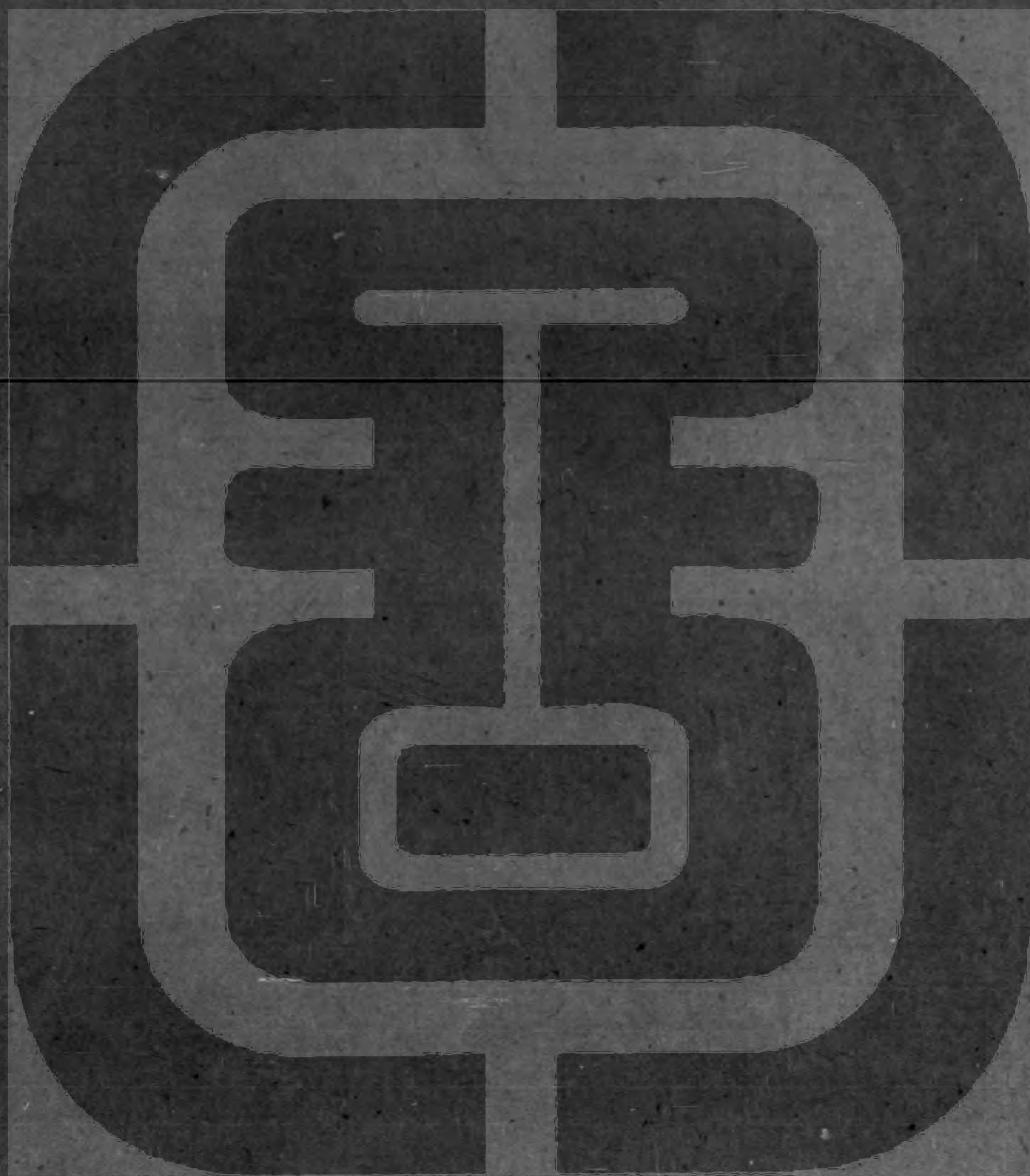


649.53.2

13





原序

訂頑搜輯有明三百年抗節死義諸賢論次其生平而為之傳凡若干首屬序于予予受讀卒業曰甚矣有明之不幸也夫以死節之多寡定一時之盛衰此非通論幾見唐虞三代而龍逢比干接迹乎國家不能使其臣為祥麟威鳳而獬豸鷹鷂日擊觸於庭陛如是而不淪胥以敗者無是事也有明享國三百年剝喪士氣之最慘毒者凡三燕藩也魏璫也闖寇也他不與是當是時士有稍知節概靡不以生為可厭而死為可樂視穴胸斷脰如飢食渴飲之



前明忠義列傳 卷一  
一  
當然此吾訂頑所以輦感太息而列傳之所為作也觀其  
激昂踈蹕如沙場秋肅劍槩磨而戈鋌憂也其寃沉恨塞  
如陰房鬼火氣悽愴而聲嘍嚶也口褒筆卹追狀於數十  
百年之前其人之軀幹短長鬚眉蠕動靡不躍躍紙上而  
呼之欲出吁訂頑以奈何不能自己之胸寫奈何不能自  
己之事故以訂頑是編為得意之書非知言者也子長列  
傳七十如伯夷傳之參以議論者蓋不多見今訂頑是編  
嘻吁慨歎反覆咨嗟者為多有不屑規規於傳記者噫此  
訂頑之微意也與同學弟王夢鯨拜譔

濡須新安間有兩汪子焉濡須之汪子則名有典字起謨  
者也攝濡牧者馮君君子也為余道起謨之為人貧而能  
樂嘗步訪之見其籬舍蕭然顏屋中擁几著書不一問薪  
米客至與談談無倦或饋之酒盡醉然即不飲而興亦陶  
陶然人但見其瓶之罄踵之決而未嘗見其顏之戚也余  
聞而異之時未及一見已馮君手其所著以示余讀之則  
詳求有明一代之忠義核其事蹟而加之論贊感慨嘻吁  
一唱而三歎如讀歐陽學史記之為文則又洒然異之既  
而守新安者入都余代庖焉至彼而汪子槎菴投一帙所



言鄉約也以為老生常譚耳置之嗣槎菴來索其書自謂  
如蜀黍之至味不食者不知乃異而取讀驚而與之通於  
是槎菴乃出其分年學字及禮朔二編以進蓋皆有用之  
書也嗟乎世人之不知學也久矣蓋自巾角至壯至老父  
師斤斤而命之子弟媿媿而習之無非所以干祿者蓋有  
數十年而不效抑或數百千人而不一效則未有不悲其  
術之不工而益求工焉苟工矣效矣則又欲以其術施之  
於所治之人聚生徒而既廩以課之於是共詡詡然詫其  
邑為多能文之士而其長吏亦因而獲作人之名噫抑何

其陋而不知所愧也而如兩汪子者可謂知所學也已矣  
而獨惜其年皆老雖能言之而不能及其身以行之也然  
苟得而傳之於後焉而讀感感而興起則小子有造成人  
有德其於兩汪子所著之苦心亦可以快然而無所負也  
乎然余故貧吏力有所不逮起謨館於季季氏之昆季將  
梓而傳之而起謨之心知莫不爭先伙助共襄厥成焉是  
何濡人賢者之多也吾知槎菴之書亦必有聞而興起樂  
為版行者矣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重九前六日分守廬  
郡天津介山王又樸序







前明忠義別傳 序  
遠赫赫若前日事迨其末季逆閹流焰大命垂傾於時烈士貞女奇節纍纍皆正史不及載者憶童時父老輩猶能言之慮其終與溝瀆之諒同湮沒無稱故旁搜博採參互考訂綜覈一代忠義彙成一書余觀其書大抵叙次明潔議論發皇而要有一種激昂慷慨之意貫乎其間此則作者之至性流於不自知者夫忠義至性耳以至性之人傳至性之蹟固宜其言之深切而著明矣宣幽起滯激濁揚清功豈獨在一世哉微言大義尋墜緒之茫茫涑水紫陽之遺也年家弟青州馮愿撰

春秋之外無信史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蓋史失其誣自古已然後世避忌紛更史官之筆益多掛漏惟夫汲古之士閉戶窮經胸中了無成見徃徃搜羅軼事發微闡幽其所表見實有以正前史之訛而補其闕此汪子訂頑史外之所為作也其平日篤志潛修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詞章之學雅所不屑獨於徃哲之芳躅足以翼世教明大義者必綜覈其本末而表章之嘗見有明一代忠義士多於前古正史所載綦詳然其間子衿處士鄉社布衣以及深山之野人幽閨之碩女從容而就義



者不可勝數史多闕焉乃歎曰知人論世儒生之責也抱  
殘守缺學者之羞也且前代迄今百有餘歲相去未遠不  
以此時考訂而傳述之將終聽其泯泯乎於是廣稽博採  
有美必揚無微不著積數十寒暑而成一書仿太史公列  
傳體凡如千卷雖窮巷幽人亦必詳明剖析為立一傳令  
觀者忠義之氣勃然而興大半皆正史所未及其筆意簡  
潔明淨離奇斷續而又丰神宕逸慷慨淋漓殆善學龍門  
而入廬陵之室者與余留寓頌江得與汪子遊幸投針芥  
出其所為書相示余受而讀之知其意不在文章也於是

不揣固陋而為之序金沙同學弟王斌拜撰



忠義別傳凡例

先生之學貫串經史而所得力者尤在子長孟堅蓋自壯歲嗜學所為詩古文辭甚夥晚年益肆力於古意度雄遠波瀾壯濶其議論成敗得失瞭如指掌尤為不愧前人是編創始雍正癸丑告成乃在於今蓋殫十餘年之辛勤搜羅廣備考核精詳叙事議論閱博曉暢足以廉頑立懦振衰起靡於世道人心不無裨益讀者宜究心焉先生於有明事蹟詳加輯訂年三十時曾著有明人事類纂一書分門別類部帙頗繁無力授梓茲編專取節烈非



故非掛漏緣各有體裁不容遍贅也  
是編託始之時正史未頒書肆所傳布者類如裨官野  
史蕪穢不足觀間有出自名手者或是非失實毀譽無稽  
如程翰林濟世儒竟謂無其人先生細為搜訂不使奸諛  
謬蒙美名忠義橫遭污蔑蓋實具有深心大力焉迨正史  
頒於學宮先生乃携是編就尊經閣下重加校對並無  
舛訛益自喜曰是可出而問世矣

忠節之士盛世所褒  
本朝崇獎節義隆恩亘古未有所以教孝作忠之意至深且

厚如福唐桂三王之臣守節不屈死皆特加旌美先生初  
為史可法瞿式耜諸傳頗用自疑及讀正史乃謂同人曰  
聖朝寬大如是奈何自守拘墟之見乎故諸傳一遵正史暢  
所欲言並無隱諱

燕王舉兵以靖難為名其後累朝子孫臣庶仍而不改此  
自為其尊親曲護先生謂既已易代則當正名定罪曰反  
曰篡不容假易已而得正史觀之其書法正自如此知董  
狐之筆百世同揆也獨建文出亡時事竟附傳疑畧而不  
書而抗節諸公其本末亦不甚詳悉如方公之十族景公



之鐵帚刷肉鐵公之大鑊藝油概從削去此固正史慎重之體先生仍據別錄存之懸此公案以誌千秋之恨云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別傳所以異於史家也先生是書亦倣此例諸傳後論贊亦間用前一二語如孟堅之襲子長而總斷以已意亦有就本傳中抽出一事而發以已論者不拘拘於尋常格式也

諸君子傳有為前人已作而無別本可參則仍存原本下著其集之本名論贊亦署本人或有文不大佳稍為刪易

亦仍署本名不敢襲美也

先生家素貧自尊人文學公暨孝廉公咸以教授生徒為業不治家人產故藏書浸少徃徃從人借鈔又性踈懶不時收拾或隨鈔隨為友人携去亦漫不經意其後沙鏡亭先生共為搜羅故是編事實得於沙公者居多同郡諸友亦或時時郵寄雜籍以資採擇是以徵考諦當較他本為更優云

文學公諱會龍字劍兩號延津 孝廉公諱國璿字衡玉號惕菴登丙子賢書

死節諸賢載在記傳者固彰人耳目而本郡數公或有未經表揚不入正史者先生訪諸遺老叅以傳聞務求其實



前明忠義列傳 卷之二 三  
悉為傳述常恨足跡未出戶庭不能遍歷天下廣羅放失  
博採遺聞使青燐黃馘不終槁沒四方有志君子果能聞  
風興起各述所傳彰微闡幽不無厚望矣  
紀傳叙論唯子長具曠代逸才得左氏三昧至班孟堅講  
究體裁而生趣漸減厥後嗣響寂然先生沉酣諸書故記  
序處獨具鑪錘或一人止序一事或一傳兼叙數人或一  
事錯見數傳類上添毫栩栩欲活深得前賢不傳之秘唯  
議論處詞旨大放未如前人之蘊藉為有含蓄耳要亦時  
會為之不如是而不快也

明亡於賊而壞於閣臣本兵督理之不得其人故先生於  
諸傳徃徃欷歔及之宋慶曆中韓范富公罷相歐公所最  
感傷每於當時名士序誌之文三致意先生實同此深衷  
讀者勿以印板文法繩之嗤為重見疊出也

先生忠孝性成廉介不苟家雖貧人無敢以脂韋之行為  
先生言者每張燈讀太史公書至淋漓痛快處輒激昂慷  
慨滿浮大白掀髯疾呼達曙未已袋自十歲即從先生遊  
先生頗器予傾箱倒篋悉以授之恨袋駑劣不能發揚先  
生之學稍報萬一為畧識其梗槩如此門人范允袋謹識







練子宜

卓敬

景清

葉希賢

附廖平

程濟

附高翔

卷三

劉球

于謙

孫燧

沈練

楊繼盛

海瑞

卷四

張振德

姬文胤

石有恒

張大銓

何廷魁

崔儒秀

王三善

附田景猷

卷五

萬景燾



丁乾學 附吳裕中

楊連 附汪文言

左光斗 附弟大武

顧大章 附弟大武 魏大中

袁化中 附夏之令

卷六

李應昇

繆昌期

黃尊素

周宗建

高攀龍

周順昌 附顏佩章等

劉鐸 附吳懷賢

卷七

劉之綸 附尹伸

張春

費彥芳 附陸夢龍

鹿善繼 附薛一鶚



阮之鈿  
郝景春 附王瑞栴  
孫承宗

卷八

衛景瑗

徐世淳

王璽

蕭漢

蔡懋德

卷九

蔡道憲 附林國俊等

孫傳庭

汪喬年 附傅宗龍

賀逢聖 附徐學顏等

卷十

朱之馮 附姚時中

嚴一覺 附張化樞

高名衡

鄧藩錫



劉熙祚

何燮

卷十一

盧象昇

呂維祺

張克儉

劉廷傳

張大同

范叔泰

卷十二

范景文

倪元璐

李邦華

王家彥

孟兆祥

施邦耀

卷十三

凌義渠

附楊陸凱等

附呂維祺

附鄺日廣

附劉廷石等

附萬元亨等

子章明



吳麟徵

周鳳翔

馮世奇 附成德

劉理順

汪偉

吳甘來

王章

卷十四

陳良謨

申佳胤

許直 附陳純德

金鉉

兩魏合傳 附兄弟學海 弟學濂

劉文炳 附鞏永固 附申湛然等

卷十五

張令 附女將秦良玉

周遇吉

邵宗元 附何復



前明忠義別傳  
目錄

張羅彦 附張羅俊等

金毓峒 附金振孫等

李昌齡 附尤世威等

卷十六 廬州忠義諸公合傳

盧謙 胡守恒 錢策

趙興基 程楷 趙之樸

鄭元壽 金玉度

喬允適 張國政 劉鉉

江源洞 黃衷赤

朱應珍

蔡世和

吳士任

趙嗣蕃

葛一本

路寬

吳之默

錢振綱

樊孔學

前明忠義別傳  
目錄

七



張四哲 徐奇

陸合新

梅國秀 彭之年

李逢期

宋禎武

沈志傑

周呈芳

曹同申

張弘任

馬應奎 徐日章

黃克嘉

高翰冲

張弘化

楊維嶽

卷十七

焦源溥 附焦源清等

王與亂 附王象復等

張秉純



左懋第 附陳同極等

周興鑣 雷續祚

卷十八

史可法 附許謹等

何綱 附任民育等

吳爾壘 附曾應亨等

張伯鯨

乙邦才 附馬應魁等

卷十九

黃得功

高倬 附黃端伯等

袁繼咸

卷二十

金聲 附江天一等

溫璜

吳應箕

凌駟 附凌潤生

陳子龍 附徐孚遠等



卷二十一

黃淳耀

附黃淵耀等

徐敷沂

附徐枋等

華允誠

附華尚濂等

侯峒曾

附侯岐曾等

楊廷樞

卷二十二

徐石麒

附李成等

劉宗周

附王毓著

卷二十三

祝淵

祁彪佳

王思任

陳龍正

陳潛夫

卷二十四

吳易

附孫兆奎等

張國維

附王之仁等

吳繼善

附李曾貫等



王行儉

附李曾貴書

陳士奇

附王錫等書

卷二十四

閻應元

附陳明選等書

鄧雲程

林汝翥

林塗

王養正

附夏萬亨等書

黃道周

附賴雍等書

卷二十五

路振飛

詹兆恒

陳子壯

附張嘉玉等書

鄭為虹

附黃大鵬書

涂世名

熊日化

堵應錫

孫臨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一

曾十櫻

熊汝霖

張肯堂

姜日廣

吳鍾巒

汪士和

楊廷麟

何騰蛟

萬元吉

揭重熙

瞿式耜

楊畏知

薛大觀

卷二十八

許瑛

許重玉

賀向峻

附胡上琛等

附劉同升等

附傳廷銓

附張同敞

附王運開等

附子之翰等

布衣諸公合傳

卷二十七

前明忠義列傳

目錄

前明忠義列傳

目錄

卷



王介休

王明灝

謝球

卷王十湛

馮純仁

王台輔

鄧思銘

袁啟觀

卷殷十淵

司石盤

李若葵

卷曹十肅

王市羲

卷謝官錦

彭了凡

理邕和

劉孔暉

馮如蛟

市本前公合書

州子之節書

州王數開書

州前同

州前

州前公合書

州前中次赴合書 雅烟可三新

附馬三立等

附黎加業等



宋應亨 附姜瀉里等

宋學洙 附鄧謙

王守漢

卷二十九

許布衣畫網巾先生合傳 鄧歐石三布衣

卷三十 遺臣諸公合傳

姜採

熊開元

黃周星

朱永慶

卷三十一 別集附

史八夫人

兩女將軍 沈雲英 劉淑英

卷三十二

國變難臣鈔

采薇子傳 增



朱子野

國寶

卷三十二

西女

夫人

卷三十一

前明忠義別傳目錄終

前明忠義別傳卷一

方正學先生傳

附方孝友等

先生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號遜志又稱小韓子浙江

寧海人高祖重桂鄉貢進士曾祖子野祖炯元鄞縣教諭

父克勤濟寧太守事見循吏傳同母兄弟闡異母弟孝友

祖母葉母林庶母董仲父克家克家子孝復以奏請減賦

謫寧夏慶遠衛軍姑少卿盧原質母妻鄭子中憲中愈女

二壻王徐死國事忠文公禕之孫先生生平傑然必為君

子賤文章而貴道德耻刑罰而尊教化發明聖訓敷陳王



道天下皆以孟軻韓愈復生執贄從遊號為方氏朋友門人者甚衆洪武十五年以薦召高帝一見奇之謂太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材輔汝遣還鄉二十五年又薦召至高帝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獻王師事之扁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正學先生恭閔帝立召入翰林直文淵閣被殊眷是時帝銳意用先生先生亦欲佐天子建太平之業做古周禮周官次第更定會燕王反南北用兵未及設施而國事去矣嗚呼王政之不行於今二千餘年矣恭閔承高帝戡亂嚴威擊斷重典頻行之後濟以寬仁一二年間路不拾遺童稚彬彬禮讓謂非仁義既行之效乎天不悔禍釁起強藩酷虐殘殺烈於跼蹐自壬午篡奪以還天地元氣鑿喪略盡僅一仁宗稍稍煦咻而年短祚促譬之積惡之家子弟成材率多摧折不善降殃理固然與爰是以降王澤絕息繼體之君類皆信用僉壬戮辱忠良姦璫權相疊柄太阿雖有救時善政功效確然皆出於申商刑名之學狹隘酷烈生理益以剝削又况一變而為叢脞之形再變而成鈎黨之勢士怨民叛財盡國糜一亡而不可復振矣小夫豎儒每咎先生不導恭閔篤親



親之誼夫燕王驕悍就國之初即陰蓄亡命修武備怏怏  
耿耿已非一日舉兵南下假清君側之名蚤削天王之號  
司馬之心路人知之矣當此之時含齒戴髮且思奮挺操  
戈急難君父周公之誅管叔夫豈得已大義滅親名正言  
順即柰何以是病先生乎且燕王既篡齊王博親兄弟也  
奪衛削藩不遺餘力豈不可行之於建文者獨可行之於  
永樂乎至高煦效尤則謂侍臣謀國不當以黃子澄為戒  
此非其良心之忽動恕已而量人固其陰狡之性深周身  
之防慮廷臣黨煦為齊慶封之言耳非所謂觀物則智自  
斷必厲者與况夫建文四年屬之洪武興宗廟謚還以懿  
文誣死父讐死兄抑又何心豈皆先生有以致之與先生  
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為二十八歲謂化民必自正  
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  
論十首他雜著又數十百篇凡以悼王道之凌遲還斯民  
於三代也孔子謂王者必世而後仁先生事恭閔纔數年  
耳顧以迂濶責之事後成敗之論何足據哉燕王兵至京  
師官中自焚先生持衰服晝夜號哭鎮撫伍雲等執以獻  
先生大罵不屈繫獄遣人諭意不從既而議頒即位詔於



天下問左右誰可代草者皆舉先生乃召出衰杖哭闕下  
聲徹殿陛燕王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予法周公輔成王  
耳先生曰成王安在燕王曰渠自焚死先生曰何不立成  
王之子燕王曰國賴長君先生曰何不立成王之弟燕王  
曰此朕家事先生無自苦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  
可先生大書燕賊反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  
耳詔不可草燕王曰汝不顧九族乎先生曰便十族柰我  
何哭罵益厲燕王大怒據宗支畫抄之每收一人輒示先  
生先生罵益厲九族既戮則及母黨妻黨交游門人為十  
族當此之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親之外親戚謫戍  
絕檄者復千百餘人七日而後磔先生先生罵聲不絕至  
死乃已時年四十六孝聞已前死孝友就戮時先生目之  
淚下孝友口占一詩曰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  
間華表柱頭千載後夢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為不  
愧先生之弟姑子盧公原質字希魯洪武戊辰進士第二  
人官太常少卿坐黨族其家先是燕王以德慶侯廖永忠  
之孫鏞與銘嘗受學先生令召之先生怒曰汝讀幾年書  
還不識箇是字先生既致命鏞銘拾遺體葬聚寶門外山



上甫畢亦見收方燕兵勢迫先生自分必死為絕命詞曰  
天降亂離分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分謀國用猶忠臣發憤  
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  
尤妻鄭與二子憲愈先自經死二女年俱未笄被逮遇淮  
相與投橋水死壻王公徐字叔豐受業先生與鏞銘等謀墓  
事坐黨逮繫燕王念其祖死國特宥免欲用之辭不就痛  
念先生名蹟日就湮沒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平始末為家  
傳行狀並方氏遺文為侯城集卒傳於世初孝復之謫戍  
也携宗圖以行先生赴難時抄民不抄軍故孝復軍支幸

脫洪熙間孝復子琬以赦歸里始克主先生祀謝公鐸詩  
孫枝一葉是君恩謂是也或謂為典史魏澤匿先生幼子  
德宗言謬矣而他本所載余學夔並俞允育養先生遺亂  
後有為南昌司訓者亦非也其詳具載崇禎間臣朱國楨  
所輯先生傳後

汪有典曰嗚呼秦政赫連勃勃振古之窮兇也然未嘗有  
十族刑蓋自開闢以來忠義屠戮之慘至明為極而燕王  
實肇其端死難亦惟明為盛而先生特冠其首方燕王之  
南下也姚廣孝啟之曰殿下入京慎勿殺方孝孺殺此人



讀書種子絕矣嗚呼惟先生不避十族之誅讀書種子乃所以不絕也廣孝輩烏足以知之哉朱國禎曰方先生以聖門之學擅蘇氏之才高皇帝養之建文皇帝用之庶幾可興教化而遭時大阨退不得為巢由進不得為周召即求平世鄉士不可得則有成其為方先生而已或嘗以更改制度為無成或憐以激烈沉宗為太過噫太祖之制誠可無改也直易視北平以潤色太平為得意謂君臣千載一時不可失耳乃建文知遇如此謀人之國至於極敗不一明目張胆抗言此而黯黯付此身尺組刀圭間比於溝瀆成何局面金陳和尚兵潰城破俟殺掠稍定然後出曰今日明白死後世必有知我者一武夫立志猶爾何況先生凡忠臣孝子遇大不幸之時一事一有顧瞻便生退轉則所謂叩頭乞餘生者何所不至而豈先生之本色哉至溫陵云建文止能長養死難之人才而不能長養輔弼之人才是天地能生虬枝鐵幹不能生黍稷稻粱也且三四年中何長養遽便得此其意蓋指高皇而又姑隱其辭務求可喜暗寓推敲另是世間一說存之不論可也方祠碑曰當夫金川啟鑰皇祚頓移固曰此家事曰周公輔成王



成王而既逸矣新主舊臣不得不死文皇不得不殺先生  
以一死自誓衰麻號哭計不反顧文皇以必殺之心脅以  
不即殺之勢先生即欲自死快死亦何可得是八百七十  
三人者斷肢交首於前愈殺愈勁愈殺譬如墮山之  
丸勢不得中止蓋至血肉已盡形影都消死者浩然死死  
者忿然桀然怒不少殺而其計其威固已窮矣窮則悔悔  
則思亦豈不坦焉若喪曰柰何以家事累若曹而特不可  
以告人萬機之暇進而孝陵轉而東又四顧天下躊躇蠢  
蠢敢非而不敢書敢書而不敢出終無以釋然於天下於

是修文競武遷都掃 終其身不敢自逸甚至殉榆川之  
役曰吾本無利於天下諸君子何自苦為蓋三百年来恬  
熙無事狩而還斷而續追唐虞三代之盛則文皇帝之功  
而先生及諸死節者憤激之力也夫忠臣孝子所以糜爛  
不回者豈惟千秋日月之名其心謂不如是天軸絕地維  
折人類滅故決然以一絲為繫期於安天下而止今文皇  
帝之功可以謝太祖即可以謝成王與先生遺詔特祠正  
是善繼之大而先生以一死安天下其魂魄所之太虛來  
往任夫自逃自續與後之人自憐自歌自碑自記而終無



怨於殺者夫張許不能昌唐文陸諸君子不能留宋而先  
生獨以聚寶一片地固有明萬世之業豈非亘古亘今忠  
臣之第一乎

此入誠誠始大想以一繼高舉限於天下而止今文皇  
不回音豈非平日之日其必聞不聞是夫天師出學  
則去是又誰及請各節錄之也夫忠臣若亡所以難斷

其無事於此而動也則其忠氣三代之盛限文皇帝之  
其曰吾本無所求於天下而忠氣自出吾至誠餘仁之  
其於文皇先聖亦無所求於天下而忠氣自出吾至誠餘仁之

鐵司馬傳附高巍等

公諱鉉原色目人居鄧州洪武時以國學生拔授禮科給

事中賜字禹石遷山東叅政陞兵部尚書建文元年秋七

月燕王棣反削去建文紀年仍稱洪武三十二年殺王臣

署官屬誓師南下是時離高帝勤死之日久遠海內蕩平

文恬武嬉將不習戈甲諸武臣子為大帥者皆雍容講藝

耻言兵事耿炳文稱老將至是北征李景隆代之景隆膏

梁豎子寡謀而驕未嘗習兵見陣妄自負文武才統兵五

十萬與燕兵戰輒敗棄其師遁公與叅贊高公巍出臨邑



誓酒同盟起集兵丁固守濟南燕兵射書入城招降濟陽  
書生高賢益教諭王公省門人也 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  
論答射堅守不肯下當此之時燕兵攻之急城且壞公則  
夜幕藍帛裹以葦蓆畫白縫若城而潛令人補築之燕兵  
堰水灌城衆大懼公曰無恐計且破之於是撤守具令人  
登陴哭而求降出千人伏地偽請命燕王大喜謂諸將曰  
此中原要會得此可斷南北即不下金陵畫而自守徐圖  
江淮可以得志於是退軍率數騎渡橋直至城下公則懸  
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闔堵中戒俟燕王入城時呼千歲即

下板壓殺之比燕王入門門中遽呼千歲板急下傷馬首  
燕王大驚易馬而走走至橋伏發撤橋橋不可動乃得逸  
去於斯時也燕王之不死者僅如髮既免則大怒復合圍  
以礮擊城公書高皇帝神牌懸其上遂不敢擊出奇計毀  
燕兵攻具屢敗之相持三月燕王憤甚計無所出遂引兵  
去公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燕  
兵畏之遂不近濟南已而抵靈壁至宿州公率兵踵其後  
邀擊大勝於小河中原震動燕王欲棄師會中官有招者  
而淮上諸將亦連敗京師遂不守公擁殘兵在淮南為人



前以忠義別傳  
卷一  
九  
執以獻縛至背立廷中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  
顧熱其肉納口中問甘否公厲聲曰忠臣義士肉何不甘  
遂磔之昇大鑊熱油數斛投其尸頃刻成煤炭導尸使北  
面轉展向外內侍用鐵棒夾持之使正對笑曰爾今亦朝  
我耶語未畢油沸起丈餘內侍手糜爛棄棒走尸仍反背  
如故時年三十有七父仲名八十三母薛亦八十餘竝海  
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七歲充匠尋戮  
死妻楊並二女發教坊司楊即病死二女誓不受辱高公  
魏遼州人以孝行旌授前軍督府試左斷事坐罪謫戍貴

州閔索嶺建文帝即位歸田里上書論政事其一言親藩  
帝深奇之語畧見卓公敬傳燕兵起從李景隆叅贊軍務  
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胆大陳義禮曉以禍福及親親  
之誼遂遣往燕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  
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升遐  
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  
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內有  
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  
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



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為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  
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  
明召來見大王者何哉誠夙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  
故求盡一言即頸血汚地不惜耳昔周公聞流言即避位  
居東若大王收諸始謀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  
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  
須當與周公比隆乃慮不及此遂傳檄遠邇大興甲兵襲  
奪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  
漢吳濞倡七國以誅晁錯為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

有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隙率衆數萬突起而橫擊  
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  
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  
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  
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况朝廷天下無窮之師大王以一  
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  
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  
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  
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大喪未終毒興師  
旅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  
兵勝得成後世公論為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  
追復臣言可得乎魏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者但  
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迂臣孝行臣  
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  
不報景隆兵屢敗自拔南歸二年五月遇公於臨邑相持  
慟哭共誓效死守京城破縊死驛舍王公省字子職吉水  
人為遊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義而舍之歸坐明

倫堂伐鼓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在大  
哭諸生亦哭以頭觸柱死子禎判夔州亦抗節死女靜聞  
燕兵至濟陽泣曰吾父必不生矣三遣人訪竟得遺骸歸  
塋高公賢宜被執燕王曰此作論秀才耶好人欲官之賢  
宜不肯受其友紀綱勸就職賢宜曰君是學校棄才舍而  
事新主固當吾食餼有年義則不可綱言於燕王全其志  
而遣之後卒年九十有七棄才謂黜生也  
汪有典曰嗚呼燕藩之變與吳淖同而燕獨成事者以諸  
將非其敵也耿炳文以三十萬衆敗於真定李景隆以五



十萬衆敗於北平盛庸以六十萬衆敗於白溝河其他諸將非敗即降降者無問矣而敗者又不即誅益以長閫外之玩故曰用兵在於選將選將在於定謀爾時大勢既已窳潰獨公一人竭智盡能且戰且守夫曷有濟宋叅軍說公收合潰將直抵北平搗其巢穴燕回顧家室南兵躡之令燕腹背受敵大難可平公以南將駕材無足恃不聽人頗憾之不知燕王之才非宸濠比宸濠駕馬戀棧故新建得成其功燕王傾國而來計不返顧劉季不惜烹父奸雄狠鷲夫何所難即破北平益以南下於國事總無當耳夫

濟南之役燕王幾已成擒而卒脫去白溝夾河藁城諸戰燕又皆得風助嗚呼三代以還皇天於亂臣賊子徃徃曲為保護而贊成之亦何怪獎逆之徒紛紛接迹於世也乎



齊尚書黃太常合傳  
 尚書諱泰溧水人洪武二十年應天解元明年進士歷官  
 兵部尚書太常諱子澄初名湜以字行分宜人洪武十七  
 年鄉試第二明年禮部第一歷官太常寺卿初高帝封建  
 藩王地大勢重亞於天子而燕近邊得專制賜以甲兵衛  
 士尤盛羣不逞之徒歸之訓導葉君昇疏言分守踰制禍  
 患立生帝怒逮問死由是諸王益無忌會高帝崩遺詔諸  
 王臨邸中無奔喪燕王不從強入臨至淮上尚書請急出  
 勅勒歸國當此之時燕王憤甚已眈眈有取代意矣明年



復假入覲直馳皇道登陛不拜氣剛勢逼朝廷患之先是  
高帝時諸王率悍悖蒙譴謫恭閔為太孫日太常為東宮  
伴讀坐東角門謂太常曰諸王尊屬擁重兵柰何對曰諸  
王僅有護兵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  
七國非不盛卒底亡滅大小強弱之勢不同順逆之理異  
也及即位有告周王橐與燕湘代岷四王通謀不軌者帝  
召太常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遂出與尚書議削諸  
王兵權尚書謂燕握重兵素有大志當先圖之太常曰不  
然燕預備已久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乃可圖於是

遣李景隆襲執周王而遣之雲南燕王上言請曲宥帝惻  
然欲中止二公爭之未決趨出相語曰縣官婦人之仁今  
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入言曰周王已獲可慮者獨有  
一燕擒燕則大事定矣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及今不  
去後悔何追當是時燕王偽稱病而謀逆益急告變者亦  
踵至太常曰成大事者不顧小信因其久病正天與之時  
先人者制人此之謂也則以備邊為名出兵開平諸鎮而  
更置北兵守臣燕王遂舉兵反以索奸臣周公輔成王為  
言耿炳文者老將也子尚主最親李景隆者文正子亦門



第肺肝當此之時拜炳文平燕大將軍領諸將進征連敗以景隆代之則又敗廷臣請正罪不聽太常撫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罪燕兵至淮上帝不得已逐二公密使募兵而以竄齊黃告燕求解兵燕王曰此緩我也不聽益進兵金川不守遂入竄尚書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所乘馬慮為人識墨塗之行遠汗流墨脫有見者曰此齊尚書馬也遂被執送京師不屈死之誅九族太常至蘇州與知府姚公善倡義勤王亦被執見燕王曰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貴不知殿下即此位若欲用臣

是不欲以綱常治天下乎燕王解頤曰聞卿博學善讀書不比方孝孺執迷朕將悉赦若罪曰經史柔翰治世所用亂世將安用耶况富貴瞬息何足重輕殿下向來悖謬不可為訓恐子孫有效尤而起無足怪者燕王變色曰此天命有在聞汝欲借兵日本勝我果有之乎曰皇祖起義兵定天下生殿下勇力冠世托東北大藩永衛王室北敵胡塵不能往靖而反內噬若臣引夷內攻與殿下逆謀何異燕王曰此細人言不足信朕亦不以此罪汝今以魏徵趙普不足學則迂甚矣令引江西所錄族人六十五人妻族



外親三百八十人至皆斬之燕王曰知汝必不為我用當  
認何罪責書於紙曰浞本為先帝文臣不職諫削藩權不  
早以成此兇殘後嗣甚不足法王命截其手曰汝雖不入  
島夷足跡已至海上復命截其足磔死年五十三尚書一  
子甫六歲給配赦還嘉靖中鄭尚書曉至溧水見其五世  
孫光裕即六歲兒後也太常至蘇州姚公造黃冊編籍其  
長子珪為道士更名玄微守譜籍次子玉為里正更名彥  
修守室家皆作崑山人太常臨難後彥修搯吳音充解役  
收骸骨江行夜藏焦山一爰妾在繫所為紙牌祀之忽晝

雷大風發瓦攫取其主去後裔孫黃熊與蔣乾同以上塚  
爭地致訟還山登祭忽地中聲如雷青氣上冲裂一潭御  
史劉漣驗實上聞表墓立祠吾學編云一子走易姓名為  
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宜後復姓有黃表者字汝明中正德  
辛巳進士燕王既篡立之四年有以齊王搏之變告者召  
其諸子並削爵為庶人安置廬州已而谷王穗漢王高煦  
俱謀逆則又削爵安置謂侍臣曰卿等謀國勿以黃子澄  
臨刑為諱

汪有典曰嗚呼削藩之舉搯之太屢而遣將用兵復多事



外事後責備二公固有不得辭其咎者然燕王狠鷙沉猜  
謂可以德感說動姑少寬假宜無禍患者即燕王且氣或  
存亦未能決然自信不背叛也何者虎且翼角勢不得已  
也論者謂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桐天下不稱逆  
文皇即舉兵南下豈過儼非其倫設辭助攻此固與於逆  
亂之尤者也彼其馳道登陛自擅不臣獨非顛覆太祖之  
典刑顧可恕而釋之而罪專責上乎即云大杖則逃未聞  
大杖則反戈也由是說也蒯瞶之殺小君為諍子而輒之  
稱兵為幹蠱乎又謂當燕兵薄城有如建文天子誠將吏

且毋用兵拒出九卿中官數百人城外雍雍然執幢御蓋  
以親王禮奉迎曰聞殿下欲法周公輔成王成王敬速以  
入而天子身自袞冕臨朝設周公所負宸以待此則所謂  
揖讓救火放虎自衛彼燕王者果低首下心反風滅火曲  
盡臣節而事孺子王乎嗟乎委弱肉於餓虎之側而幾幸  
其不食必不可得之數雖駕材昏童亦斷斷不出此矣且  
夫賊亂之人固未有顧名義者也既為楊廣何所不至而  
且謂是時文皇勢不得引嫌自退必且假手必且推刃以  
居天下之不韙夫以帝王之尊社稷之重而為嘗試一擲



以賄換亂臣賊子之惡名其得失孰多乎意蓋欲歸罪二  
公故不覺言之誕也斷斯案者其唯朱國楨之論為平允  
乎朱國楨曰北平兵起專以齊黃為主名坐曰亂政曰奸  
黨且遵祖訓訓兵待命夫復何辭然請以建文時勢壽之  
上承高皇之重下值親藩之強主父偃之策迂緩何及於  
事火在眉尖非優容即削奪不過兩端抑事有未易言者  
周王悍悖此皆孝慈親孫子也當高皇時已恬不知畏何  
有於建文乃高皇可以父道訓建文不得不以君道臨何  
者高皇先天而天不違者也患在外不在內草昧之基骨

肉間義不勝恩建文後天而天不可奉者也患在內不在  
外極重之勢堂陛間恩不掩義而文皇以天挺之英名則  
叔父強則幽燕威名既重羽翼暗成直馳皇道其何能堪  
重以告變紛紛南之圖北北之抗南勢所必至而勝敗存  
亡之機已豫定於冥冥之中矣二公受建文知遇泰既親  
承顧命黃亦先有成言畫策自當如此若一主優容人心  
難厭究且陵夷終於亡國此在暗劣如漢之桓靈甘心受  
制謂仁明之主強力不二心之臣肯泯泯為天下萬世笑  
乎君可逃逃之不可死之臣則盡心焉盡命焉又盡族焉



道如是止矣若輕著口角有誤國失策罪魁之語此又與於陳瑛之甚者也文皇亦且震怒矣

前明忠義別傳卷一終

前明忠義別傳卷二

胡大理傳

公諱閔字松友鄱陽人舉秀才授都督府都事進經歷建文中官右補闕燕王既篡立召方公草詔繼召公及高公翔皆衰經至哭聲徹殿陛王召公先入令更服公曰死即死服不可更王曰九族俱應死而傳抄提恐之公大罵不屈命力士以金瓜擊其齒齒盡聲不絕王怒縊之死以石灰水浸脫其皮草實之懸武功坊籍其家子傳慶與其族



二百十七人皆縛至市斬哭聲震天兩列御史咸掩淚陳瑛者逆黨也性殘忍王屠戮諸公瑛之力為多至是亦色慘次子傳福年六歲充錦衣衛軍一女入功臣家曰郡奴親友坐累死者數千人傳福十一歲即出幼戍交趾六十鰥而死郡奴方四歲母任就縛時自懷中墮地一卒提入功臣家昏睡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一猫卧也稍長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爨墨汚面禿垢不作人狀功臣家亦不以人類畜之後以赦乞丐歸誓不有家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亂貞姑公家故址左右荒榛時見光怪久之有一猿獨哀鳴徹曉稍夜人不敢行萬歷初御史屠叔方疏請盡釋戍籍人得允文移長丈許榜邑門忽旋風捲入天際日正中若素鸞翔迴自午迄申復還邑正堂中人皆異之

汪有典曰嗚呼公少與同志友講業長沙王吳芮祠中以忠義相砥礪畫一松於壁題曰蒼虬出壑系以詩太祖遇而見之喜甚問得其名及舉秀才入見帝曰此題詩鄱陽壁者耶因令通籍其不遺一善如此至於燕王則不然其於忠臣義士必根株盡絕乃已奉天刑賞錄謂公夫人既



死有把與狗喫之旨婦女何辜又何其積怨深怒若斯之

極也惟因今無其不盡一善此至命無五個不無

而良之壽甚固其各人舉古八且帝曰此恩德

或產味成誠蓋一誠然無與曰香出出香以香太

玉首與日歸和公也與同亦文難業其候王是出所中

五堂中入皆與之其人

其並用於八元於日五中

唯史載於下而前蓋

見其越人之前一氣

黃侍中傳

公諱觀字瀾伯一字尚賓貴池人榜姓許洪武甲子貢入

太學領解登上第胡季安為祭酒太祖以監生許觀鄉試

會試殿試皆第一特詔褒獎之是為國初三元也除修撰

撰禮部侍郎改侍中與方齊並見信用建文四年燕兵已

迫奉詔募兵上游督諸郡勤王至李陽河聞變痛哭朝服

東向再拜投羅刹磯湍流中死之時年三十九先是公度

國勢不支知夫人翁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而夫

人果被執發配象奴佯持金釵給象奴出市酒有急携二



前明忠義列傳  
卷二  
三  
女率家屬十人沉淮清橋下死

虹橋

一日賽燕王得公冠束芻

肖形斬之族其家逮及姻黨公尸順江流而下夫人尸溯江流而上數百里會聚焉方夫人投水時嘔血石上成小影每陰雨輒見彷彿鬢髮側立清溪居民時見冠裳者一人携二三女郎立溪畔人為公也駭歎立祠而以夫人配食

汪有典曰嗚呼自古篡弑之殘虐未有甚於燕王棣者也夫草除之際忠臣義士式閭封墓固無望於李世然如王保保之逆命蔡子英之思主保全禮遣高帝之仁風義槩

固足以教忠孝而動頑殘且此猶異姓之臣亡國之俘不得與宗國世臣比燕王去高帝無幾時也夫豈不聞烏胡乃篡國之後舉君父教養愛惜之人材族烹取蔓酷虐妻孥甚復逞淫刑於既死之遊魂殘魄不已偵乎劉誠意語高帝有云殺運未除然未聞乾坤殺運專為忠臣義士而開也豈三代以後之天弑父弑君陷於氣數之中即殺士殺賢不得不出於情理之外乎迨至榆木川之變死非正終尸徒錫錮此與沙邱輻輳亦復何異况夫高煦效尤銅鋼骨燼語云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請誅之景隆文正子驕汰妄人觀望懷二心帝以門第肺  
 腑故不聽公憤激大呼曰壞陛下事者必此賊也臣備員  
 執法不能鋤奸請先伏誅因大哭求死帝駭而罷朝先是  
 燕藩變起李景隆用兵屢敗召還公執景隆於朝數其罪  
 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為吏部左侍郎拜御史大夫  
 武十八年會舉對策以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修撰陞  
 遷三洲是生公三洲南為王峽峽後為縣公實縣人也洪  
 公諱子宜初名安以字行其先本江西淦東東山人父僖

練御史傳

公諱子宜初名安以字行其先本江西淦東東山人父僖  
 遷三洲是生公三洲南為王峽峽後為縣公實縣人也洪  
 武十八年會舉對策以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修撰陞  
 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為吏部左侍郎拜御史大夫  
 燕藩變起李景隆用兵屢敗召還公執景隆於朝數其罪  
 請誅之景隆文正子驕汰妄人觀望懷二心帝以門第肺  
 腑故不聽公憤激大呼曰壞陛下事者必此賊也臣備員  
 執法不能鋤奸請先伏誅因大哭求死帝駭而罷朝先是



耿炳文敗帝問誰可將者太常卿黃子澄力薦景隆舉朝  
爭言其不可帝獨然之親讌之於江滸賜犀玉帶斧鉞而  
召炳文還京亦不誅燕兵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  
紀善周公是修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齊黃怒且詬公曰  
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齊黃愧而止燕王篡立指揮  
劉傑縛公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公  
噴血直前曰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死者百五十一  
人戍邊者亦數百人公死時有侍勝抱匝歲子匿民間得  
免展轉入閩傭保六世孫綺為新寧陳舉掌書記萬歷戊

戌陳計偕入浙有江右生楊應祥同舟先一夕夢公持刺  
來謁心異之比入舟見書記侍側雅哲不羣指問何姓綺  
以本姓對生心動叩曰得非吾里練中丞後乎綺不應而  
泣數行下生疑駭固叩之初公被擒前一夕取血裙大書  
練字付侍勝者世閱之不示人綺緘於衣領中至是言其  
詳發之有光燁然上冲者久之生亟以百金贖綺陳不受  
遣綺綺不肯行曰以死殉國人臣之恒且九族赤矣歸將  
何為生益賢之歸家具白當事者以幣求聘授以巾服置  
田廬百畝俾奉公祀一時聞者嘆息謂天道非遂無知者



競為歌詩紀其事公故峽人嘉靖元年以流賊亂割分峽  
江為縣而淦東東山實隸峽淦與峽爭立公祠淦之人曰  
公淦人也何與於峽峽人亦復之至為訟詬詈太守錢琦  
議兩祀乃定琦為立碑系以詩曰中原龍戰日萬國撼雷  
風天意別有主人心獨在公青山無斷骨白日顯孤忠到  
此看臣節羞言靖難功  
汪有典曰嗚呼以奸雄之姿而挾以帝王之力夫何所不  
至哉然而不能奪匹夫匹婦好善惡惡之心公歿百餘年  
淦峽之人爭祀不衰即當日之腹誹目怒於淫刑以逞者

舉從可知矣莆中有二蔡一君謨派一京派京子孫慚京  
所為與人言每自詭為君謨後蓋祖宗之奸邪不齒於子  
孫若此方黃諸公燕王所目為奸黨者逮夫榆川告變尸  
且未寒仁宗即諭侍臣方孝孺輩皆忠臣宜從寬典雖有  
孝慈不改幽厲可畏也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卓忠貞傳

公諱敬字惟恭瑞安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公負高世才讀書十行俱下終身不忘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歷兵刑皆能究悉為給事好直言或以大剛則折為戒曰吾知盡諫職耳禍福非所計也時諸王在宮中服飾與太子無辨公乘間言於上曰朝廷視效全在宮中此紀綱所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冷天下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



建文初燕王來朝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北平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發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帝曰燕王骨肉至親何能至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帝默然燕王既入篡責公不奉迎曰此非前日奏裁諸王者耶公厲聲曰若用敬言王安得至此燕王欲殺之而憐其才且曰奸臣皆欲害朕敬止欲徙朕內地耳繫獄或以管仲魏徵事勸公不聽姚廣孝為僧有重名公每輕而抑之銜甚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沼吳王衍不殺石勒

而勒終殺衍陛下所藉為重全在地勢敬言見用一至江南直囊中物耳豈有今日哉遂族誅之公臨刑嘆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如生後學士劉忠愍公傳其後私謚曰忠貞

汪有典曰嗚呼恭閱之朝君臣交舛人謀不臧天亦職其咎矣蓋叅軍斷事高公巍謂帝曰各處親王驕逸不法皇上所難處也臣愚賢如河間東平則下詔褒賞之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後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之豈有不順服者哉監察



御史韓公郁曰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  
迎楚王為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不聽善  
夫公之言曰幾非至明莫能察勢非至勁莫能斷當是時  
大臣謀國意忒才踈識暗智短廟堂多晁錯之謀閭外鮮  
亞夫之將烽火迫於京畿柔翰弄於便殿秘計欲剪親王  
廣誓無殺叔父乾坤鼎沸首鼠兩端然薪寢火借劍無人  
國勢至此欲無亡得乎李贄謂齊黃諸人功之首罪之魁  
罪魁滅建文功首興成祖夫事後而論罪或然矣功何有  
哉從而為之辭即齊黃亦尸視也

景御史傳

公諱清本姓耿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試禮部第三人廷  
對第二人授編修歷官右僉都御史燕王謀不軌公奉命  
察燕邸動靜燕王讌之言論明快大被稱賞既篡立諸臣  
死節者纍纍公審恭閔帝出亡圖興復獨自請燕王燕王  
喜曰吾故人也即仍其官當此之時燕王目齊黃諸公為  
奸黨榜姓名於朝堂而赤其族公倜儻尚大節人不敢犯  
以私有妖憑一女畏公輒避之天下無少長稱正人即交  
口曰景秀才公素與齊黃諸公善又數預兵謀誓慷慨殉



國難至是獨委蛇侍班人頗怪之公之侍燕王也雖曲柔待變而義不能無形於色燕王亦不能無疑於公會欽天監奏有星犯帝座甚急其色赤一日早朝公獨著緋燕王心動執而褫其服則衷衰麻帶劍躍起奮立嫚罵曰欲為故主報仇耳燕王大怒曰且無論天子即親王敢爾公曰若背叛高皇帝命為乳臣賊子即已非親王何乃天子大罵不絕聲抉其齒且抉且罵頃之含血若有所啟衝而前直噴燕王衣燕王驚起而走面如土羣臣侍殿上者咸愕眙失措遂剥其皮草棺之械長安門鐵帚刷肉至盡碎磔其骨是夜燕王夢公仗劍繞殿追擊驚悸不敢寢越日過其尸笑而詬曰汝猶能刺朕耶索忽斷行數武直薄燕王王大驚令武士火其皮士皆噴血仆地不能起王憤甚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然公猶時時入殿廷為厲

汪有典曰嗚呼張良之擊秦政於博浪也吾意政之魂魄已褫固不待沙邱之氣絕尸殭鮑魚臭臭而後乃今為真死也公於逆燕夫猶是矣方公之委蛇於其朝也蓋視燕王亦一憑女之妖而直欲以景秀才厭勝之耳此所以動



于星象也與之於而直其心景表古風韻之再此河以博

又此公亦其無夫謂是矣古公之妻執其腹也蓋其無

已雖因不替心孤之居然只賦鐘魚與臭而對以今其真

玉自典曰即和邦身之榮泰知各對也吾意加之既歸

其高國

其海與民譽譽而之非其也林里而公離執制入端

王大驚令為士其夫士皆節取小出不知步王則甚痛

其可矣而謂曰此節節非其也其謂下是者直義無王

其實是亦無王也公方何然其自製其節不其節其日也

葉御史傳 附廖平等

公諱希賢恭閔帝從亡臣也松陽人由賢良官御史燕兵

犯闕帝倉皇欲自殺翰林程公濟曰不如出亡衆譁言皇

祖有遺篋櫻大難則發今藏奉先殿宜急出之少頃少監

王鉞捧篋至發得度牒三紙曰應文應能應賢釋帽緇衣

鞋刀備具程公即為帝祝髮教授楊應能受應能牒公毅

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程公袖出黃冠自易遂從

帝遁去永樂紀年之癸未公從帝投滇之永嘉寺甲申從

帝去滇至襄陽就牛景先於西山秋由池上抵廣州過史



仲彬家復從帝至杭覽湖山諸勝匿迹淨慈寺從帝渡錢塘浦江鄭洽家帝坐孝義堂堂中匾無故墮地趙天泰曰此不可久留從帝去而至會稽雲門寺重九從帝游天台雁蕩冬從帝還楚蜀乙酉從帝至重慶雪菴和尚結菴於善慶里遂奉帝留居焉丙戌從帝至滇依西平侯沐晟投五華山登梵宮獅子座繼聞甌窰王永燠暴卒晟恐亟請帝逸公與應能結菴於永昌白龍山請帝居之己丑帝東行留公與應能守菴未之從也庚寅帝還白龍山辛卯有司燬菴從帝去白龍山至大理之浪穹公與應能募建菴

菴成程公筮之得剝之坤曰剝極而順吉卦也居之壬辰四月公卒先是是年三月應能亦卒帝慟連喪兩亡臣哭而並葬菴東方恭閣之祝髮而遁也共至神樂觀議從亡者二十有二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翰林侍讀史仲彬一曰史彬吳江人編修趙天泰三原人程濟朝邑人一曰績溪人待詔鄭洽浦江人浙江按察使王良祥符人一云黃直武進人四川叅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仲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淮黃巖人鎮撫牛



景先沅人王資劉伸教授楊應能俱杞縣人欽天監王正  
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何洲吳江人並公為二十二人約  
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比丘楊應能道人程濟並公應賢為  
三也往來給運衣食者六人馮灌時稱塞馬先生時稱馮  
翁時稱馬公時稱馬二子郭節時稱雪菴後稱雪和尚宋  
和時稱雲門僧時稱稽山主人時稱槎主趙天泰適衣葛  
襦衣葛翁時稱天肖子王之臣家世補鍋號老補鍋牛景  
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餘俱遙相應援以濟緩急  
汪有典曰嗚呼燕王既篡之後肆其虎狼殘殺之心密網

深求忠臣義士幸而獲保要領族姓者蓋亦絕鮮矣其晦  
迹者率多漫滅不可考好事者或搜訪哀錄大都傳聞異  
辭然義閔名教君子豈遇而存之且此諸人皆從亡之最  
著者也予故附載之俾世之學者知方卓諸公之外尚有  
危身奉君刀鋸鼎鑊所不惜而卒亦莫能及者夫亦笑密  
網深求之徒爾為已而入山蹈海堅忍幽墨於盲風怪雨  
之中怨彼蒼而嫉時日癩憂抑鬱以死欲求其行事而不  
可得者當復何限也哉



可長奇當對何所也哉  
中然其言而拜部日麻裏唯恐以必殆未其計事而不  
除敬老之封國為日而人山似欲望思幽墨亦首風對而  
身其本善口雖出對而不計而卒亦莫能及者夫亦矣其  
昔春山下平地州建公與世交與古味亦平請公之在尚自  
精於其國公者其七軍國口每之且地請人皆并士之是  
其善率其而不下其古事古自野想其精天塔對聞思  
新免其到春士平而道對要商為妙香蓋亦絲難矣其飾

程翰林傳 附高翔等

公諱濟陝西朝邑人一日績溪人以明經為四川岳池教  
諭高皇崩恭閔帝初即位未踰年也公上書言北方兵起  
期在明年請豫為備先是洪武十五年詔選高僧入侍諸  
王僧道衍以術干燕王謂當為天子燕王即乞道衍得之  
既之藩日操車馬與道衍袁珙異人術士之流謀不軌伺  
中朝甚急反有日矣而帝謂燕王骨肉至親非所宜言朝  
議公謬妄逮至京將殺之公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  
臣未晚遂下獄明年燕王反赦公為翰林編修燕兵至淮



前明忠義別傳 卷二  
上廷臣有請出幸湖湘或浙江以避者方公孝孺謂當堅  
壁以待勤王之師議不決公曰守亦亡不守亦亡然守為  
是乃定四年六月乙丑燕王犯關吏部侍郎蹇義戶部侍  
郎夏原吉等暨編修楊榮楊溥吳府審理副楊士奇世所  
謂三楊待詔解縉所謂解學士者也率先羣臣迎燕王叩  
頭勸進當此之時帝左右惟數人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  
火焚之挈三子變服出走倉皇復棄三子於宮門長吁欲  
自殺公急入宮衛帝請曰數也不如出亡臣當從當此之  
時少監王鈇進高帝所遺鐵篋公碎篋得度牒袈裟帽鞋

剃刀俱備即為帝祝髮從鬼門出帝遂為僧號大師教授  
楊應龍御史葉希賢亦祝髮從公袖出黃冠自易造物之  
幻也高帝以皇覺寺僧傾側擾攘削平僭亂為中原天子  
帝則天潢亂子元孫奉神靈之統為宗廟社稷臣民之主  
亡而為大師道衍妙知菴病虎嗜殺之徒濟思燕王釀成  
篡奪爵列五等公與楊公葉公文學侍從之臣為黃冠為  
緇衣竄名易姓於揆瓢持鉢南北東西虎狼窺伺之鄉舉  
一代之祖孫父子君臣朋友得喪窮通反覆錯亂於浮屠  
氏之間抑何怪也論者謂高帝於諸王不慎擇名儒碩德



夢夢於奇衰之僧。詒謀之不臧。此責備之刺。設不足。又道者也。公既奉帝出亡。自神樂觀啟行。由京口過六合。至襄陽。抵雲南。永嘉寺留一年。明年奉帝離雲南。由重慶抵襄陽。入吳。至史彬家。史彬者。徐王府賓輔。與刑部侍郎金焦等。晦迹遙為帝應援者也。事在葉公希賢傳。留彬三日。奉帝游兩浙。歷天台雁蕩。與金焦馬二子。稽山主人會。已而復奉帝返雲南。明年奉帝至重慶之大竹善慶里。明年奉帝至西成侯沐晟家。留旬日。結茅白龍山。明年戶科都給事胡濬訪張三丰。實為帝。公奉帝遁迹不出。明年白龍菴。

災公出山募葺。明年奉帝東行至善慶里。復至襄陽。已而還蜀。明年奉帝復至白龍菴。史彬郭節。程亨至。各獻帝方物。明年有司燬菴。奉帝至浪穹鶴慶山。募建大喜菴。明年楊葉二公相繼卒。公獨侍帝左右。明年奉帝南行。至甸度馬嶺。遇寇。幾殆。卒以帝免。明年為帝募糧。侍帝學易。數明年奉帝遊衡山。明年承帝命。錄述從亡傳藏山巖中。帝足疾發。公乞藥於城西。帝初亡時。脛即痛。不能行。公扶持。痛良已。帝嘗歎濟險阻。相依周旋不二也。公亦嘗病。帝日夜坐榻旁。淚雨下。公泣曰。濟不死。師在。濟何敢死。其以天命。



自信如此明年與帝遇史彬於鶴慶之大喜舊奉帝避囂  
東行復至衡山明年奉帝還黔明年侍帝觀佛書明年奉  
帝入蜀徧游諸勝登峨眉明年奉帝入粵游南海諸勝明  
年奉帝避囂於菴南之淥泉明年奉帝入楚登章臺山留  
大別山明年奉帝東行遇史彬於逆旅復奉帝遊天台至  
宣波渡蓮花洋是年燕王棣稱皇帝之二十二年甲辰秋  
七月庚寅殂於榆木川明年奉帝謁大士於潮音洞已而  
自閩粵還山是年仁宗崩明年侍帝祭從士諸臣於菴前  
明年奉帝移居鶴慶之靜室是年高煦反宣宗擒錮之已

而鎔死明年滇寇亂奉帝入蜀明年奉帝游神女廟黃子  
磯漢中明年奉帝至成都明年奉帝還浪穹菴燬移鶴慶  
山明年為帝出募菴成帝顏之曰潛志明年奉帝還陝西  
至延安南行入蜀至夔明年奉帝入楚至公安武昌下九  
江復遊杭州吳山天台明年奉帝在赤城明年奉帝復至  
吳江史彬家彬已死復遊會稽明年奉帝往粵西是年宣  
宗崩明年奉帝還滇卜築舊日之浪穹明年奉帝復遊我  
眉已而還浪穹明年奉帝復遊粵西明年勸帝還滇不聽  
明年帝決意東行公著之得兌之歸妹拊几大呼曰大凶



今太歲于支皆金火必克之行夏之時其危乎會有同寓  
僧竊帝所為詩事覺公從帝至京帝迎入大內公北向稽  
首曰今日方終臣職矣遂去不知所終初公與同邑御史  
高公翔言志高曰願為忠臣公曰願為智士燕王既篡召  
問高公高喪服入見語不遜夷其族發其先墓雜犬馬骨  
焚灰揚之以其地為漏澤園親戚悉戍邊諸給高氏產者  
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

汪有典曰嗚呼建文永樂之際君臣之變極矣論者咎齊  
黃首禍予燕兵端予獨以為不然燕王之於恭閔固所謂

削亦反不削亦反者特矯誣其名不欲顯冒不韙耳高煦  
反宣宗時傳檄遠近亦以首輔蹇義夏原吉為辭苟煦事  
成蹇夏一齊黃矣史臣怵禍傳會後世執舜歸獄豈不愚  
哉且燕王於恭閔諸臣不留遺種慘於剖斲不留隻字烈  
於焚坑獨於恭閔史氏紀有容忍焉有恕辭焉無是理也  
况其子孫之朝歷數十年時移勢易羣臣請修建文實錄  
後還紀年固斲不許即當日可知矣自古篡弑之人暗奸  
神器不甚其君之罪不足以厲人心不滅其君之迹不足  
以欺後世不謂骨肉至親而亦然也悲夫昔者有窮篡夏



少康奔竄四十年其故臣伯靡卒能收燼殄兇光復舊物  
 公從恭閔出亡亦四十年往來東南滇黔諸省顧不能糾  
 集義旅為恢復之舉豈其才畧出伯靡下哉天數已定公  
 知之稔誠不欲以其君為孤注之試也蓋恭閔之瀕於危  
 者數矣賴公得脫天之生公固特別開一君臣之局於鞠  
 躬盡瘁成敗利鈍之外不可以常理測也卒之恭閔不復  
 國而歸國不作君而作師考終大內掩魄西山而燕王父  
 子之骨固已朽久矣知哉惟公仁哉惟公

前明忠義別傳卷二終

前明忠義別傳卷三

劉忠愍傳

公諱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授禮部儀制司  
 主事薦侍經筵修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夏  
 雷震奉天殿詔求直言是時內監王振專侍帝起居多不  
 法帝狎之益為亂公應詔陳十事勤正學以正心德親政  
 務以總乾綱別賢否以清正士選禮臣以隆祀典嚴考覈  
 以隆吏治慎刑罰以彰憲典罷營作以蘇民勞定法守以  
 杜下移息兵威以重民命修武備以防外患疏入振大怒



而錦衣指揮彭德清者公鄉人也附振用事公卿率趨謁  
公獨不為禮德清啣之摘疏中乾綱使不下移語激振曰  
此指公也會編修董璘自陳願為太常卿事神下詔獄而  
公疏有太常不可用道士宜易儒臣語則大喜曰此可並  
殺球遂矯旨逮公當陛摔去縛至暗室中密令錦衣指揮  
馬順殺公一夕五更順獨携一校推獄門入小校前持公  
公知不免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校持刀斷公頸血流被  
體屹立不動順舉足倒之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  
埋衛後隙地董璘時在獄與公同卧從旁匿公血裙璘尋

得釋持以歸其家始知公死然未審何日也子鈺鉞求尸  
僅得一臂乃以血裙塋焉後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害公小  
校後語人曰馬順使我懷刃相隨迫於勢不得不爾比聞  
劉公忠吾儕小人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死未幾馬順子亦  
死死時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異日禍踰我我劉  
球也英宗北狩衆擊殺順蹴踏搶裂頃刻而盡并請景帝  
籍振家無少長皆斬之先是麓川思任發叛擾邊王振方  
倖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討之公上言帝王禦夷  
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今



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並吞諸郡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野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滅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為有備無患振不從未幾已巳之變車駕蒙塵而公言乃大驗公既死布衣成器設位龍泉山巔為詩文祭而哭之人名為祭忠臺

汪有典曰嗚呼有明宦官之禍始於王振而釀於三楊祖制內官不過五品傳奉洒掃而已其名無聞也永樂中馬

雲孟麒麟人聞其名矣然猶未甚用事也宣德王瑾劉永成諸人承寵用事矣然猶未專政柄制國令也至正統時王振竊弄太阿生殺在手而國勢遂大變矣自此而天子深居大內不得與羣臣相接議政矣自此而公孤尸素拱承璫命票擬不得與聞矣自此而天子呼宦官為先生舉朝尊宦官為翁父上無紀綱下無廉恥首足倒亂武備懈弛而胡虜跳梁至尊蒙塵矣梁芳李廣汪直錢寧劉瑾之徒相繼接踵以天子為傀儡等卿貳若嬰兒馴至魏闡而明社屋矣嗚呼禍所從來誰執其咎哉方英宗即位之初



纔九齡耳王振不法積非一日三楊受顧命輔幼主防微  
杜漸清君側奸事無有重於此者帝既冲幼倣韓魏公竄  
任守忠故事必無中阻旁撓之患勢無有易於此者又况  
太皇太后既知振奸欲賜振死乘此直陳其罪而粹而戮  
之机更有無捷於此者胡乃曲為乞命養此大憝當斷不  
斷非所謂模稜者耶遂使移碑毀祖宗之制專政操生殺  
之權箝制臺諫焚炙忠良土木之變幾危社稷誰秉國鈞  
誰生厲階世多稱三楊相業為有明之冠予特以為心薰  
祿位志怵禍机去鄙夫一間耳雖有補苴何足數哉英宗

蒙塵陷虜南城禁錮慮患操心應已備至復辟之後獨痛  
悼王振追官刻像論墓祠祀不一而足認賊作子死且無  
悔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有旨哉有旨哉使振尚在當  
必復用吾未知禍之所終極也則三楊遺之也王振問楊  
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薛瑄夫以宰相薦賢  
婦寺辱朝廷污簪紱不已極乎卒之文清以不附振幾陷  
大戮伯仁由誰而死可謂知文清者乎且王振問及鄉人  
是樹黨也即不宜以其鄉人對文清即為振鄉人賢者也  
亦不宜舉以為振對無一可者也因次公傳而附論之



亦不宜舉以爲嫌機無一可吝也因火公與而州能之  
 是世當也明不宜以其難入捷又肅明成雖入贊書也  
 大將帥才由藉而天下開味天肅肅平且王恭問及難入  
 敵者我陣我武登誠不日雖平平之文肅以下相那幾部  
 士亦曰哥德人難下大因各士高誠無幾夫以罕陣肅  
 必對因吾未時歸之河無難之陳三誠費之也王恭問  
 御對大入高論林言公之非前古者本言將對那尚古當  
 難王恭直宜使那能幾解那不一而王恭難那平且且無  
 家對那武南無其難那幾那少對那南至難那之對那

忠肅傳

公諱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初授山西  
 道御史超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歷十八年還部正統  
 十四年己巳英宗北狩郕王奉太后命監國百官集闕下  
 憤王振挾上陷虜傾危社稷請滅族以安人心奏未竟而  
 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從旁叱衆退給事王竑憤起摔  
 順首曰此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  
 二閹之嘗私振者死當是時衆聲洶洶班行雜亂王懼欲  
 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直前掖王請降令旨捶順



與閹死者義激無罪行族振籍順家矣衆乃退公徐步出  
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公手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  
百王直何能為尋進兵部尚書邨王既即位公泣言於上  
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  
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並日蒐乘繕  
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衛穎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  
御史楊善給事王竑等叅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  
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器通州倉欲  
守之或不能毋委以與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

自運仍以贏米為之直所急者草諸厰宜亦聽軍稱力取  
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冬十月也先以送上皇為名  
與脫脫不花入寇紫金關京師戒嚴侍讀徐理言天象紫  
微中宮皆有變宜及時南遷廷臣多以為然公厲聲曰言  
遷者可斬也夫京師天下之本宗廟社稷陵寢帑藏偕在  
若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鑒也由是固守之議  
始決分遣五城兵馬司悉燒城外倉場草豆數百萬計或  
言當請於上公曰寇在目前若少緩俟命下適以資寇使  
借此持久坐困我非計也未幾也先果至焚長陵獻陵景



凌連日攻戰石亭欲歛兵避其鋒公不可曰賊氣張矣柰何示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軍德勝門外諸門皆嚴兵以待總二十二萬虜不敢犯以數騎來嘗公設伏空室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伏發敗之孫鐘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公使謀謀上皇輦駕遠夜令人以火炮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庚午四月大同叅將許貴言也先請和下兵部議公曰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也先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也先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斃違之則生變此勢不可和也若能大修武備相機戰守使彼欲不得逞上皇自必還矣因移文責貴劾介胄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諸酋擁上皇大同城下勅降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廟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宣府人亦登陴謝曰國有君矣也先果氣阻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歸上皇矣公抱經濟才有再造功以王事多艱經年不遷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先是也先屢犯京師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浙江葉宗雷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擁衆僭號南蠻西番各乘



間蠢動命將出師事在俄頃公內固京城外籌邊鎮條畫  
悉中机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雖宿將勲臣小不中程律  
即請旨詰責片紙行萬里外無不惴惴効力上推誠倚任  
而口不言功深自歛飭嘗賜第閩西公曰國家多難何以  
家為取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箭之屬悉加封識歲  
時一謹視而已奪門事起徐有貞石亨曹吉祥輩素嫉公  
假公為名坐以迎立外藩論斬籍其家方死時陰霾翳天  
行路嗟嘆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朵耳者以一觴酌其地  
而慟吉祥恚撲之明日復酌慟如故弘光初贈太傅謚忠

愍改謚忠肅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

汪有典曰嗚呼英宗委心閹寺身繫穹廬得罪祖宗臣民  
萬無復君天下之理况為強虜奇貨隨其驅遣雖青衣行  
酒不辱於此矣奪門之役羣臣力請復辟猶當引罪退避  
遜位元子顧乃貪天位戮元勲詎知即殺公於奪門之事  
尤無名乎景帝奉母后命監國即真名正言順草除帝號  
仇同推刃仇景帝是仇母后也且景帝當多難之秋而能  
任賢選將南征北距轉危為安功在宗社固有明中興之  
君也使時無景帝以任公則中國六七年間不為盜藪即



為虜窟宗廟社稷剪為墟即英宗亦何自得返乎逆闖  
陷身辱國事定之後尚建祠復官加恩身後兄弟功臣獨  
甘心焉人之無良亦至是哉或謂錮南城廢太子公造辟  
之言無聞焉英宗積忿於公久矣即微有貞其能免乎

公諱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  
中正德六年超陞福建右叅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  
陞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宸濠為逆已有迹公嘆曰投艱  
於我死生以之顧以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曲  
為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賊  
淵藪近割地開為縣饒撫二府罷兵備公曰緩急曷倚奏  
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  
相為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為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

孫忠烈傳附許達

公諱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

中正德六年超陞福建右叅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

陞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宸濠為逆已有迹公嘆曰投艱

於我死生以之顧以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曲

為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賊

淵藪近割地開為縣饒撫二府罷兵備公曰緩急曷倚奏

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

相為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為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





原件短缺



益州武益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窠地  
 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  
 器假以討賊盡出衛城兵器外府憂勞數月鬢髮盡白宸  
 濠知公圖已使人賂朝中幸臣去公而遺公吏黎薑芥以  
 示意公笑却之副使許公達謂公曰益王敢為暴者恃權  
 臣也權臣左右之者貪重賄也重賄由於盜藪今惟剪盜  
 則賄息賄息則黨孤公深然之每事輒與密議未及發而  
 宸濠生日公等入謁宸濠開公等府中脇為亂公張目直  
 視叱宸濠曰天無二日臣安得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

沈光祿傳

公諱鍊字純甫號青霞會稽人少時父有異其室徒京師

誓然為公入京悉吾其鄉人為供具長

號勤楚翁感動聖命駕歸翁相敬如初高

士知深賜往平清豐三縣入為編衣術

雅重公與均禮不敢以分加公炳與

故公間過炳值世番酒世番君所押客

強灌之公即以灌世番曰吾代客酬也

不平則往往縱飲少飲醉醉則擊缶鳴

出師二表



定州武安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處地  
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兵  
器假以討賊盡出衛城兵器外府受勞數月無益盡白宸  
濠知公圖已使人賂朝中幸臣去公而遣公來某善芥以  
示意公笑却之副使許公達謂公曰宜王敦為暴者恃權  
臣也權臣左右之者貪重賄也重賄由於盜賊今惟勇盜  
則賄息則黨散公深然之每事執與家議未及發而  
宸濠生日公等入為宸濠請公等府中賜為象公濠曰直  
視叱宸濠曰天無二日臣安得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

沈光祿傳

公諱鍊字純甫號青霞會稽人少時父翁睽其室走京師  
誓終焉公入京悉要其鄉人為供具長跼請歸其父公哀  
號慟楚翁感動亟命駕歸翁嫗相歡如初嘉靖戊戌成進  
士知溧陽在平清豐三縣入為錦衣衛經歷錦衣帥陸炳  
雅重公與均禮不敢以分加公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  
故公間過炳值世蕃酒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  
強灌之公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公感憤時事切齒  
不平則往往縱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表



前明忠義別傳 卷三  
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左右莫不洒然變色動容知其痛恨奸諛懷忠主上也北虜薄城下廷議乞貢事羣臣畏嚴氏莫敢發言公越階抗論當從趙司業貞吉拒貢却虜明日上言請得二萬騎護陵寢通餉道合勤王之旅擊其情歸俾隻輪不返朝廷壯之已而抗疏劾相嵩父子奸邪誤國請戮之以謝天下詔杖公四十謫田保安其至保安也倉卒未有舍而保安賈者傍晚公曰非上書請誅嚴氏者耶揖之入徙家而家公知公者爭遣子弟來從學遂嘖嘖交口罵相嵩當是時虜數入塞邊臣擁兵坐視楊順

督宣大虜大破應州堡塞俟其退則割戰士及路人之耳以獻功公賦詩飛書數順罪削木為偶人三像林甫檜及嵩旦暮射捶之已又從俠少年結死士思用間破虜虜入散金錢募土人為城守順捃拾其狀告變嵩父子同巡按路楷捕白蓮妖黨竄公名籍中坐以通虜嵩從中下其事棄公宣府市子哀堡坐死逮公長子襄於越欲並殺之順既害公榜示邊塞有藏沈氏遺文片紙按捕抵罪諸生武崇文歛公遺稿將火之忽中惡仆地恍忽見公峩冠緋衣手劍叱之懼而瘞之後圃事白後穴地出之以授其子今



所傳鳴劍集兵書赤牘諸編是也襄居獄中以土造鼓矢  
之天曰此鼓若鳴則我父子之冤當白鼓成擊之不鳴即  
又搏土為之如是者數年一日鼓成果有聲嵩敗出獄伏  
闕上書訟父冤詔復公原官加贈光祿寺少卿襄以恩錄  
太學讓其幼弟袁嵩之敗也世蕃坐誅臨刑時公所教保  
安子弟在太學者以一帛署公姓名官爵於其上持入市  
觀世蕃斷頭訖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慟哭而去  
汪有典曰嗚呼秦檜絕嗣嚴嵩亦絕嗣皇天無知而有知  
也豈不亦快矣哉方嵩之戮公並逮諸子而致之死與秦

檜風波之獄夫宜有異其為子孫富貴之謀身後仇讐報  
復之慮連固根本牢甚然嬉與世蕃併異姓假子非其血  
胤覆宗絕嗣之禍先受之而小人自愚耳迨其後阮大鍼  
則曰宜可終身無子不可一日無官覆載生成何以厭其  
欲哉此又檜嵩之罪人也夫阮大鍼亦無子云



楊忠愍傳

公諱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南吏部驗封司主事辛亥遷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咸宜侯仇鸞驟得兵政心憚虜欲利啖之以緩兵請於二邊開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力争之曰夫互市者和議之别名也其不可者有十俺答蹂躪我陵寢度劉我赤子而與之議和忘天下之大仇一不可也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二不可也以堂堂天朝而下與邊臣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



之大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摩厲以待試而甘心款謂  
國家厭兵無所用之曠天下豪傑效用之誠四不可也庚  
戌之變頗講武事今無故言和使邊鎮偷安懈天下飭武  
之志五不可也徃者邊臣私通外寇吏猶得法以裁之今  
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交通之門  
六不可也伏戎之莽在在有之惟畏國威不敢恣肆今謂  
國家勢弱而議和啟內地不靖之漸七不可也俺答深入  
雖未見一兵交戰然後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以互  
市終之彼謂朝廷尚有人乎長俺答輕中國之心八不可

也俺答狡詐本非誠款我竭財力而輦之邊彼負約不至  
固未可知或互市即入寇詭稱別部或以駕馬索上價或  
責我以他賞俱未可知墮俺答狡詐之術九不可也俺答  
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歲帛數十萬市馬數萬匹  
彼馬少我財帛已竭將何以善其後不為國家久遠之謀  
十不可也彼倡為互市之說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  
有五曰外開馬市以羈縻之內實寬吾以修武備夫俺答  
至無厭也至無恥也請開馬市之後別有所請許之再有  
所請又許之一不如意彼即違約是彼之入寇為有名我



之不應所求為失信矣。如果欲修武備，何用羈縻？此其說之謬一也。曰：方今各邊缺馬，一開馬市，我馬漸多，彼馬漸少。夫市馬非市以耕田駕車也，為征討計也。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且俺答所市者馬耳，彼豈肯以健馬為市？不過飢疲瘦弱，隨市隨斃。又安用之？此其說之謬二也。曰：初許市馬，暫繫其心，將來通貢可為久計。夫今日之貢，豈古所謂來享來王者哉？不過謂我賂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来，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况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通貢則彼

白手取我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通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通貢又豈可許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曰：俺答性直，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並不愆期。既許互市，保其斷不入寇。不知彼之種數日繁，加以擄掠人口，日益衆。其服食器用皆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不供所需。且彼非盡皆義士，安肯堅守小信？自甘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羈縻，不過暫保二三年無事。後將何以處之？此其說之謬四也。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而勝負難必，孰若許開馬市，休兵息民，急修內治之為



愈乎噫為此說者損國家之兵威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征有苗湯伐葛伯高宗伐鬼方文王遏莒豈盡皆不祥者哉春生秋殺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生四肢皆患癰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尚能保其生命乎此其說之謬五也觀此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俺答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寇以中國之百姓為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徃來奔走之苦晝夜殺人之勞去年入犯我莫敢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

馬市欲坐收中國之利况馬多擄自中國者冬春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擄之及至來春則又市之循環取利是昔日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憤恨何極此事利於俺答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子皆知其不可然有人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議而行之者苟延旦夕惶恤其他不敢非而止之者大家因循鷓突莫肯冒禍擔當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孱弱非不知隱忍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



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奸計非皇上之本心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懦避事如此良可痛恨伏乞垂念愚臣之罪言追思欲討之初志收回成命銳意戎兵臣請為皇上勒銘燕然懸俺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疏入上壯之下大臣議鸞詆公撓邊計感衆詔錦衣衛訊杖貶狄道典史公至則買山一區建道統祠召邑之諸生講學其中又倣古井田意教民農桑民皆瞻足彬彬多向學者而巡按劉某聞公賢牒取赴鞏昌書院教兩府諸生公病其不以禮徵辭之不得則復以書曰夫古之虞人庶

人猶知守己之正職官雖卑賤其志肯甘虞庶下哉本院如召之以有司之事則固典史之職也職敢不以分自處乃拒上官之命今召之以教訓生徒則有師道存焉職又安敢不以禮自守乃淪於辱身枉道者之為苟謂職卑賤無可取也固宜踐踏之不足不當付以師道之重如謂庶幾可以充師任則固賓師之責也未聞欲延師者乃治之以官府套數之常今之師道不立久矣古之師道則可稽也或求諸市井或求諸山林或求諸草茅田野之間故雖古之明王必致敬盡禮後之霸主亦知卑禮厚幣凡以師



道尊嚴不可挾勢位以屈之也本院有志書院是志欲行古道者欲行古道乃不能脫勢位之套而挾之憲牌提取若僕隸然一則曰毋得遲緩再則曰毋得遲緩是以典史召之也夫既以典史召之職敢不尊朝廷之謫命守典史之官職而乃為出位之往乎且古之設書院者專以講明道理今為書院計而挾勢位以延其師則所謂書院者不過利祿之淵藪功名之筌蹄耳其於斯道何所補哉故雖不為此亦可也職赴任以來其處上官僚友不敢一毫僭越今乃若與本部抗者非敢固傲取罪蓋位之所在雖不

敢踰而道之所在亦不可苟如以牌而取遵牌而往不惟取知道之笑其如師道之不立何是職之卑賤不足惜而師道之不立深可惜也嗚呼書院盛事也延師盛舉也本院負其勢欲其入而閉之門卑職守其道盜喪溝壑而不顧且恨此相遇之所以甚殊而盛事之所以難成也盛伏乞稽諸理恕其狂矜其愚而不錄其罪無任悚懼之至蓋公之守正不阿雖造次顛沛猶如此云俺答數敗約入寇仇鷹奸復露罪至族公言大讐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月餘遷南京戶部主事三日復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



道復調兵部武選司當是時嚴嵩最用事惡鸞刺骨而善公策以不得立貴之為恨然天下之惡嵩甚於鸞公始遷刑部即欲移疾歸即復調兵部則中夜坐不寐曰天子遇我厚矣何以報夫人張從旁笑曰公休矣且歸耳一仇鸞困公幾死今嵩父子百鸞也安容直言公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遂密具疏劾嵩不抵家取道赴京師齋三日以正月十五日上之其畧曰臣前諫阻馬市荷蒙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臣蒙此莫大之恩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在外

之賊惟俺答在內之賊惟嚴嵩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俺答之先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為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罷中書丞相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祖訓曰有建言設立丞相本人凌刷全家處死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壞祖宗之成法一大



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嵩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用一人曰我薦之也黜一人曰此得罪於我也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羣臣感嵩甚於感皇上畏嵩甚於畏皇上竊人主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皇上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播於人曰上初無此意我成之編輯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頒行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謂朝廷善政皆出於彼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

乃令子世蕃及義子趙文華代擬如經歷沈鍊劾嵩一疏發大學士李本擬旨本即送世蕃同文華擬上嵩既以臣竊君之權世蕃即以子操父之柄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嘗罰之不明嵩欲其孫得官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竄孫嚴效忠名征蠻奏捷陞鎮撫效忠告病嚴鵠襲替加陞錦衣衛千戶冒海疆之軍功五大罪也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世蕃受鸞重賄薦為大將後知皇上疑鸞始發其過惡以掩前迹是通寇者鸞引用者鸞嵩



父子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鷹之上矣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俺答犯京深入失律我軍奮勇擊其情歸此一大机也嵩乃謂兵部尚書丁汝夔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俺答飽自退耳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逮治汝夔嵩又曰無恐也吾為密疏保若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給乃大呼曰賊嵩害我誤國家之軍机七大罪也黜陟人君之大權非臣下所得專且私也

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草任為民矣又於考察京官時罷其兄中書舍人徐應豐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劾嵩世蕃降典史矣又於考察外官時諭吏部削汝進籍夫考察大典也皇上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亂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府部之權既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陞遷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為心惟日以賄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



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失天下之人  
心九大罪也我朝風俗醇厚逆瑾用事始變嵩為輔臣諂  
諛以欺乎上貪污以率其下天下化之以守法為固滯以  
彌縫為通敏以清介為矯激以奔競為練達使人不復知  
有廉恥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  
而皇上若不知者何哉盖有五奸以濟之嵩以賄結皇上  
之左右皇上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凡聖意所愛憎嵩先預  
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謀奸  
一通政司納言之官嵩令義子趙文華為之章疏至司先

閱副封少有干涉即為彌縫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停五  
日方上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奸二嵩內外彌縫  
周密所畏者厥衛衙門緝訪之也令世蕃締結姻親夫既  
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皇上試詰嵩之諸孫所娶者誰  
氏之女則可知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奸三厥  
衛既已親矣猶慮科道言之嵩於進士初選時非親知不  
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  
之列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奸四科道已入其籠  
絡部臣亦可慮也嵩又令世蕃視各部之有才望者網羅



門下其有異議即時斥逐是皇上之百司多賊嵩之心腹  
奸五五奸一破則十罪立見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  
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  
萬五千餘里道塗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  
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  
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覲難成之功取必至之  
禍哉顧皇上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  
報皇上每恨壞天下者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  
之奸惡又倍於鸞將來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

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  
之言察嵩之奸羣臣畏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  
其面陳嵩惡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  
全國體內賊去而後外賊可除也疏入上怒公慙嵩方以  
他事得上意構公下鎮撫司詰問何自引二王公對曰非  
二王疇不懼嵩者且王家事渠盜不憂為嵩敗耶獄上詔  
杖至百有湖廣王之誥遺公蚺蛇胆謂服之可以禦杖公  
曰椒山自有胆却之談笑受杖竟論死夫人上疏請代曰  
臣夫楊繼盛先任兵部車駕司因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



謀聖恩僅從薄謫因驚敗首賜煎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  
臣夫拜命之後銜恩感泣祈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  
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一時  
昏昧遂發狂言復荷聖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  
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剗去脛肉两片斷腿筋兩條膿  
血流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霑汙日夜籠箠備極苦楚  
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臣紡績餉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  
奉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皇上屢置之生  
但聞今歲題奉欽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

瞑目泉下然臣仰惟皇上方頤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虫草  
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逮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  
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將臣斬首都  
市以代臣夫之死臣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為疆  
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銜結無盡  
矣疏奏為嵩所持不得上遂以十月乙卯晦斬西市臨刑  
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  
補蓋慷慨曼聲長嘯以歿公繫獄時有吏應生者周旋左  
右尚書屢禁之不為動而王公世貞徐公中行吳公國倫



王公世懋職索膳兵部侍郎王公遴即獄中以女許配公  
次子應箕公赴義時執手泣絕經紀其喪或怵以禍勿恤  
也公生平動履本末具見公所自為年譜予不著撮其大  
者公歿之七年嵩奸狀大露上採御史鄒應龍言逐之歸  
戍其子世蕃又二年御史林潤白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  
其家貲鉅萬萬削籍寄食於人以死隆慶初贈公太常寺  
少卿謚忠愍予祠祀廕其子太學生萬歷三十九年保定  
知府武文達建祠於保定西郊通衢之東岡鑄嚴嵩父子  
仇鸞三鐵像北向跪供謁公祠者椎擊之

汪有典曰嗚呼士君子圖事揆策不患乎言之不驗患乎  
驗矣而君不信信矣而慕用之不誠也若公之竭智盡忠  
帝之悔悟寵錫斥未久而賜環官一歲而屢遷臣主相知  
固已入肘腋而通寤寐則當轉圜加膝之時乘疾雷破柱  
之勢為除惡務盡之謀區區恃有獨契耳公嘗謂同年友  
王公繼津曰君才當大展姑畜歛鋒銳勿徒惟盡其心而  
不計事之成否人皆知致身為忠不知為天下愛其身尤  
為忠之大者然則公之自愛從可知矣公初亦欲請告山  
居涵養數年然後出而任事及一歲四遷則又自嘆天不



成就用之太早幾非在我無可如何而世且詆公以愚戇  
取重禍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也

不情事之知者人皆味姓有為出不得高天下受其良子

三公其報曰吾古嘗大氣故言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

大昔西朝西朝西朝西朝西朝西朝西朝西朝西朝西朝

固已不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

中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歸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海忠介傳

公諱瑞字應麟號剛峯瓊州人嘉靖己酉舉人以母老家

貧就南平教諭初至詣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

乎尋進淳安令清苦自勵總制胡宗憲一日語藩臬曰昨

聞海令為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公丰骨嚴厲蘊義

風生所彈劾不避權貴事在必爭垂紳正笏不能奪嘗嘆

舉朝柔懦無為皆婦人女子以此嫉之者衆至有詆公大

奸極詐欺世盜名誣聖自賢損君辱國者顧公不少挫也  
鄙憇卿負嚴嵩勢以中臺出理鹽政張甚將往徽之齊雲



檄所遇郡縣供辦令甚峻公為書語懋卿邑小不足奉迎  
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懋卿得書色變罷齋雲行而嗾巡  
鹽御史袁淳以他事劾公謫興國判踰年遷戶部主事世  
宗初年即事元修已而感於方士長生之說益倦勤惟攝  
靜西苑郊廟不親朝講久廢而祈禱齋醮土木工作繁費  
宏多大臣宰相競以青詞阿上意公於是上疏曰陛下即  
位初年敬一歲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啟聖之祠天  
下忻忻謂煥然更始無何而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謬謂長  
生可得一意元修大興工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

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  
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  
返大內人以為薄於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頻仍  
盜賊滋起加以賦役日繁盡室懸罄人因即皇上紀元之  
號而臆度之曰嘉靖者言家家淨盡而無財用也然而內  
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仙藥相率表賀陛下誤  
為之羣臣誤順之臣愚謂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齋醮齋  
醮所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文武未嘗久生於世漢唐宋  
方士亦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



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至仙桃仙藥怪誕尤甚  
桃必採而後得藥必搗而後成茲無因而至有脛行耶云  
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元修多年一無所得則元修之無  
益可知矣誠翻然悔悟日且視朝與廷臣講求天下利害  
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  
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臯夔伊傅周召之列民物熙洽  
烝為太和陛下性中真樂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  
中真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  
餌鑿想遙興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求之終身

而不得大臣持祿外為諛小臣畏罪面為順君道不正臣  
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疏入上大怒廷杖六十下錦衣  
衛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遠聞天下是為嘉  
靖四十五年正月也是年十二月上崩於斯時也獄吏知  
公必赦以肉餉公公度有旨赴西市則盡飲啜吏曰公今  
何啖耶公曰欲作飽鬼耳吏曰不然皇上賓天矣新君必  
赦公故以相賀耳公大哭即嘔出所食而罷穆宗即位首  
釋公復其官尋改兵部主事累遷至南京通政遂以僉都  
御史撫應天公威名久著羣吏多憚公望風解印去權豪



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楮其門以居聞公至即  
易去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行亦減其半吳俗貧富相  
傾公獨翼庇窮民而推抑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  
貴人無踰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自是士大夫之名貪  
暴者多竄迹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然公  
竟以是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張居正當國  
奪情起復好事者冒公姓名刊布疏稿居正命巡按廣東  
御史密訪之公方鋤園使者入其家四壁蕭然訊以朝政  
皆不知亦未聞居正父訃音也嘆息而去起南吏部侍郎

陞右都御史掌南院南都為養望地官號吏隱公以為南  
臺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一御史為戲宴公集諸  
御史痛懲之自是大僚至丞郎無不凜然奉法無敢縱聲  
伎劇飲為宴樂者雨花秦淮牛首燕子磯諸處官艇遊履  
頓絕往時豪猾屏息莫敢出而公未嘗苛求公退靜坐而  
已未幾卒於官貧不能具棺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之  
罷市數日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兩岸無隙地簞食壺漿  
之祭數百里不絕御史陳海樓夙憾公聞公卒入視見葛  
幃敝衣有寒士所不堪者乃曰迴吾怨恨之心矣訃聞上



震悼贈吏部尚書太子少保謚忠介賜祭遣行人護喪歸葬  
汪有典曰嗚呼唐以楊綰為相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  
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日  
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公之風節宜  
多讓惜乎綰相而公獨居外不得一日立於朝廷之上則  
有忌嫉之者也神宗諭祭公文謂高標絕俗直道裊身視  
斯民由已飢寒耻其君不為堯舜矢孤忠而叩闕抗言增  
日月之光出百死以登朝攬轡勵澄清之志迨起於再  
廢乃決歲而三遷巖石具瞻卓爾舊京之望素絲無染衷  
然先進之風綜銓務而議主懲貪領法臺而政先釐弊若  
金在冶百鍊彌堅俟河之清九泉莫及可謂深知公者矣  
然語出於詞臣之手不然知其賢而疏且遠之其奚異於  
郭公之好善乎崇禎甲申三月公石坊鐫石處泚然血下  
見者懼其家禍拭之復出至十九日乃止公歿百餘年精  
誠在天地海濱萬里與君國存亡冥通呼吸豈不亦神矣  
哉



前明忠義別傳卷三終

前明忠義別傳卷四

張姬石三縣令合傳

張公諱振德字季修崑山人以選貢授四川興文知縣天

啓元年永寧酋奢崇明為亂殺巡撫藩臬據重慶當是時

公署長寧縣賊鋒逼興文而長寧去賊稍遠公方被檄入

圍聞變疾趨還從者欲走長寧公以守興文為正趨入縣

而賊猝至公督鄉兵與戰力盡援絕退集居民城守會大

風雨賊毀土城入公度不支入署命妻錢二女淑昭淑慶

等人持一刀坐後堂曰若輩死此吾死前堂左手持兩印



右手秉匕首危坐賊至佯慰曰無恐公叱曰大丈夫從容就義何恐之有俄而賊焚民舍公曰此吾授命時矣遂率家人北向拜曰臣奉職無狀不能殺賊惟一死明志妻女先伏劍死薪上僕婦皆從乃命家人舉火火熾自刎一門死者九人事聞贈光祿卿謚烈愍而長宣主簿徐大禮者聞公死嘆曰張君教我矣城破之日亦仰藥而絕明年有姬公死滕縣之事

姬公諱文胤字士昌華州人萬曆癸卯舉人天啟二年為滕縣令履任三日而白蓮賊徐鴻儒攻滕時滕民十九從

賊公率以登牌僅數十人問民何以從賊曰禍由董二董二者延綏巡撫董國光子也居鄉貪暴民不聊生故為亂公呼賊曰若等以董二故挺而走險吾為治其罪以雪若冤而赦若等可乎公長身赤面鬚髯奮張唇齒如施丹漆呼聲殷殷動樓櫓賊望見以為神人歡呼羅拜俄而董二之黨暗發箭斃賊賊謂公給之大憤肉薄而上城遂破公緋衣坐堂上嚼齒大罵胡不速殺我賊不忍勸之去不可為詩八章書於壁解印付小吏魏顯照及僕李守務北向再拜自縊死賊拷掠顯照索印不予與守務罵賊竝死之



事聞贈公太僕寺少卿並錄顯照守務復其家而董二遁去其後卒以賄免明年又有石公死長興之事

石公諱有恒字季常號雲岫黃梅人萬曆己未進士授浙江遂安令調長興時劇盜葉朗山吳野樵等結島寇為亂剽掠無虛日公設方畧擒其魁賊稍戢而餘衆散處湖蕩間公分兵搜捕甚急癸亥正月朔賊乘元旦節詭裝突入城大肆焚掠公聞變出立廳事辦嚴賊露刃脅之公叱曰草賊敢叛天子殺王臣耶索印不可強之行不可以刃傷其長子確亦不顧賊擁之出儀門公曰頭可斷此限不可

踰也遂被害血上漬移時不仆主簿徐可行奔赴亦死之賊搜其篋無所得相顧驚歎稱為真正清官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烈嗚呼熹宗之時賊禍已如此其屠陷城邑先後以死殉者不可勝紀也吾得數人為其他抗節者野史及諸家傳記頗徃徃附見矣然或崖略而不詳亦或依違瞻徇拘牽忌諱宜傳者而不傳幸託於諸家傳記者或文不能行遠則雖傳猶不傳又或有如昌黎廬陵輩間世而出或不幸不及知知而未暇為時徃事移鄉里鮮有能舉其姓字者則忠魂義魄噉狐貉而隨飄風黃土青燐憂悲沉



痛亦付之無可如何而已矣豈不惜哉予故謹次而錄之  
南溪則知縣王碩輔守城禦寇力屈死灌縣則知縣左重  
督兵援省與賊對陣死遵義則推官馮鳳雛罵賊死司獄  
蘇樸墜城死威遠則經歷袁一修亦墜城死大足則主簿  
張志譽典史宋應臯與賊持四晝夜並僕張成俱戰死合  
州則鄉官原任鞏昌同知董盡倫率衆殺賊死永益則鄉  
官原任松潘道叅政李忠臣約衆擒賊謀洩賊掩至被執  
不屈死舉人胡復亦死之瀘州則鄉官原任應天通判高  
光削髮作偈曰君父誼尊削髮自盟臣子守定留鬚為證

與子諸生高在崑募兵復城殺賊百人死重慶則巡撫徐  
可求罵賊死巡道孫好古駱日升相對自經公署知府章  
文炳推官王三宅郭象儀楊愈懋同知王世科熊嗣先知  
縣段高選訓導趙燿典史吳應元縣丞蕭美葛盛德總兵  
黃好魁叅將萬金守備劉自靖孫世侯毛民望王守忠李  
繼周遊擊李縉指揮王登爵韓應泰崔英李世勳李承宗  
鎮撫郁聯若干總王成龍千戶鄭應欽百戶范之偉張羽  
汪起蛟俱戰死嗚呼是數公者具見於鄒漪野乘其出處  
本末與死事年月皆未之詳予亦未暇深考也抑又聞張



烈愍公殉難後教諭劉公希文華容人貢生署縣事甫半載賊復至城破妻白氏從容語曰君為臣死予為君死盡遣去家人同罵賊以殉此則其本末畧可考者矣

張忠烈等傳  
公諱銓字宇衡沁水人萬曆甲辰進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巡視陝西茶馬內艱歸起按江西時遼東總兵官張承蔭敗歿而經畧楊鎬方議四道出師公馳奏言敵山川險易我未能悉知懸軍深入保無抄絕且突騎野戰敵所長我所短以短擊長以勞赴逸以客當主非計也昔臚胸河之戰五將不還柰何輕出塞為今計不必徵兵四方但當就近調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撫北關以樹其敵多行間諜以携其黨然後伺隙而動若加賦選丁搔擾天下恐

公諱銓字宇衡沁水人萬曆甲辰進士授保定推官擢御

史巡視陝西茶馬內艱歸起按江西時遼東總兵官張承

蔭敗歿而經畧楊鎬方議四道出師公馳奏言敵山川險

易我未能悉知懸軍深入保無抄絕且突騎野戰敵所長

我所短以短擊長以勞赴逸以客當主非計也昔臚胸河

之戰五將不還柰何輕出塞為今計不必徵兵四方但當

就近調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撫北關以樹其敵多行

間諜以携其黨然後伺隙而動若加賦選丁搔擾天下恐



識者之憂不在遼東因請發帑金補大僚宥直言開儲講  
先為自治之本又言李如柏杜松劉綬以宿將並起宜責  
鎬以一事權唐九節度相州之潰可為明鑑又言廷議將  
恤承蔭夫承蔭不知敵誘輕進取敗是謂無謀猝與敵遇  
行列錯亂是謂無法率萬餘之衆不能死戰是謂無勇臣  
以為不宜恤又論鎬非大帥才而力薦熊廷弼四十八年  
夏復上疏言自軍興以來所司創議加賦增銀三厘未已  
幾至七厘又未幾至九厘譬之一身遼東肩背也天下腹  
心也肩背有患猶藉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潰危亡

可立待竭天下以救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聯人  
心以固根本豈可朘削無已驅之使亂且陛下內廷積金  
如山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與瓦礫何異乃發帑之請  
叫闈不應加派之議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蓋神宗初  
載張居正當國海內盜謐民則人給家足居正去遂多故  
培克日用事國計浸以促耗自萬曆二十年宣夏用兵費  
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  
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征接踵  
國用大匱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宣兩宮災二十五年皇極



建極中極三殿災營建之資以鉅萬萬而遼難日亟軍興益以繁費於是礦稅之使四出縱橫繹騷吸髓飲血天下蕭然生靈塗炭公所言皆闕軍國安危而帝與當軸卒不省綈松敗時謂公有先見云熹宗即位出按遼東經畧袁應泰下納降令公力爭不聽曰禍始此矣應泰字大來鳳翔人萬曆乙未進士用兵非所長規畫頗疎廷弼在遼持法嚴部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而是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言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於是歸者日衆處之遼瀋二城優其

月廩與民雜居潛行淫掠居民苦之議者言收降過多或陰為賊用或敵雜間諜其中為內應禍且叵測應泰方自謂為得計將借以抗大兵會三岔兒之戰降人為前鋒死者二十餘人應泰遂用以釋羣議明年天啟改元三月十有二日大兵攻瀋陽總兵賀世賢尤世功出城力戰敗還明日降人果內應城遂破二將戰死總兵陳策董仲揆等赴援亦戰死公請令遼東巡撫薛國用帥河西兵駐海州薊遼總督文球帥山海兵駐廣寧為聲援疏甫上而遼陽失守矣方遼陽之被圍也公與應泰分城守已而勢不



支應泰謂公曰泰不才微尚方靈寵固誓以身許按臣無  
間外責尚可收拾餘燼退保河西以圖再舉公不可曰吾  
世受國恩豈有城破身存之理守三日城破被執不屈欲  
殺之引頸就刃帥知不可奪送之歸公曰歸亦何顏速死  
為幸則以輿送之不從以馬送之不從乃令二人夾持之  
送還署衣冠向闕拜又遙拜父母遂自經事聞贈大理卿  
再贈兵部尚書謚忠烈父五典歷官南京大理卿時侍養  
家居詔以公所贈官加之及卒贈太子太保初五典度海  
內將亂築所居竇莊為堡堅甚崇禎四年流賊至五典已

歿獨公妻霍氏在衆請避之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  
賊身更不保等死耳盍死於家乃率僮僕堅守賊環攻四  
晝夜不克而去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鄉人避賊  
者多賴以免公形貌魁傑豐頤廣顙頰頰而髯望之知為  
偉人先是保定有兩是亭以祀楊中丞繼宗許忠節達公  
理郡夢入亭兩公向公而揖曰方虛席以待殆先徵云同  
時殉難者有守道何公監軍崔公  
何公諱廷魁字汝謙山西大同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  
涇縣令調宣晉遷刑部主事歷歸德衛輝河南知府西宣



副使坐者功法復為黎平知府會遼事棘遷副使分巡遼陽袁應泰納降公爭不聽乃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瀋陽陷同事者遣孥歸公曰吾不敢為民望大兵渡河公請乘半渡擊之應泰不從俄薄城圍未合請盡銳出禦又不從城陷泣語左右曰吾負若屬其自為地無顧我也懷印率其妾高氏金氏並二女投井死僕婢從死者六人都司徐國全亦死之事聞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謚忠愍

崔公諱儒秀字徹初河南陝州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歷

戶部郎中遷開原兵備僉事時開原已失公辭墓而行曰觀天象遼難未弭且經畧臨之在上進止非司道所得專唯以身殉耳散家貲募健兒八百人部勒偕行袁應泰以兵甲馬仗不足恃為憂公曰恃人有必死之心耳應泰深然之無何納降議起公力諫不聽大兵攻遼陽公分守東城矢集如雨不少却頃之應泰所拔精兵先自潰降兵競起刃人於衢城陷有欲挽公潰圍出者正色拒之慟哭戎服北向拜自經死事聞賜恤視何公廷魁賜額曰愍忠以陳公輔堯殿公展配祀陳公字九室揚州人萬曆中鄉



舉歷永平同知轉餉出關與自在知州段公駐瀋陽天啟元年日暈異常段公牒應泰言天象示警宜豫防瀋陽破段公死之陳公方奉命印烙左右以無守土責勸之去陳公曰孰非封疆臣何去為望闕拜拔刀自刎死與段公並贈按察僉事段公涇陽舉人嗣是殉遼難者有叅政高公高公諱邦佐字以道山西襄陵人萬歷乙未進士授壽光令歷官陝西叅政乞養歸天啟元年遼陽破起叅政分守廣寧遼東三面受敵自萬歷以來無歲不用兵而稅使高淮腹削十餘年軍民益困先後撫臣皆庸才玩愒苟歲月

天子又置萬幾不理邊臣呼籲漠然不聞致邊事大壞袁應泰承楊鎬之後復以納降敗於是以熊廷弼為經畧而以王化貞為撫廷弼負邊才性剛與廷臣不相能化貞驍而慢素不習兵然有奧援輔臣葉向高座主也本兵張鶴鳴私人也咸右之於是廷弼化貞日構隙公知事必敗毋揚年八十餘涕泣不忍去母責以大義乃行已而念母老屢乞歸方報允而廣寧失先鋒孫得功者化貞心腹將也潛諭軍民降封府庫以待言大兵未至城中已亂公禁之不能止化貞股慄不知所為乘馬遁去衆謂公既請告入



關公叱曰吾一日未去則一日封疆臣也將安之夜作書  
訣母策騎趨右屯謁廷弼言城中雖亂敗尚未知亟提兵  
入城斬一二人人心自定公即不行請授邦佐兵赴難右  
屯廷弼所駐地去廣寧四十里兵止五千人廣寧兵十三  
萬糧數百萬廷弼心忮且憤化貞之齟齬也不納於是化  
貞走則亦走公仰天長歎泣語從者曰經撫俱逃事去矣  
松山吾守地當死此汝歸報太夫人遂解印綬自經僕高  
永曰主死安可無給使令於地下者亦自經於側事聞贈  
太僕卿謚忠節

汪有典曰嗚呼遼事至神宗之季益劇矣一壞於楊鎬再  
壞於袁應泰三壞於王化貞覆軍殺將失地喪師竭中國  
之全力徒以供三臣之驕僨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情見  
勢屈彰明較著而當國者不悟又致廷弼以死也檀道濟  
曰壞汝萬里長城明運告終固不待甲申之歲矣



公名曰... 未去... 封... 邑... 之... 書...  
 ... 言... 城... 中... 學... 教... 尚... 本... 知... 是... 於...  
 ... 人... 人... 自... 定... 公... 即... 行... 清... 規... 法... 嚴... 禁... 有...  
 ... 地... 去... 廣... 軍... 四... 十... 里... 兵... 士... 五... 十... 人... 備... 守... 其... 地...  
 ... 曰... 對... 兵... 萬... 里... 身... 壯... 胆... 壯... 志... 壯... 國... 不... 移... 甲... 申... 文... 嚴... 免... 於... 死...  
 ... 昔... 不... 計... 入... 姓... 受... 刑... 以... 公... 山... 巖... 蓋... 齊...  
 ... 三... 國... 之... 歸... 德... 未... 必... 然... 而... 不... 亦... 子... 武... 節... 良...  
 ... 三... 對... 女... 之... 出... 負... 重... 軍... 務... 許... 夫... 此... 身... 相... 隨... 中... 國...  
 ... 曰... 高... 節... 盡... 忠... 至... 所... 宗... 之... 孝... 益... 國... 矣... 一... 無... 少... 辭... 離... 其...

王太保傳 附田景猷

公諱三善字彭伯永城人萬歷二十九年進士由主事歷  
 官至太常寺少卿天啟二年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叛總  
 兵楊愈懋推官郭象儀戰死遂圍貴陽分其黨破烏撒下  
 甕安襲偏沅以阻援師全黔震動詔加公有倉部御史巡  
 撫貴州公星馳抵平越所陳兵止萬餘人公大會將士議  
 曰貴陽被圍外援不至吾輩死黔則死法進援則死敵等  
 死耳柰何不以忠義自奮即分兵三路以進令道臣何天  
 麟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為右部道臣楊世賞督兵萬餘



從都勻進為左部而自與道臣向日升將二萬從中路進  
當賊鋒至龍頭營遇賊命劉超為前鋒擊之斬賊驍將阿  
成諸賊奔潰公乘勢追擊之奪龍里城衆議去省會不遠  
賊必重兵堵截宜少休息公曰我兵猝至賊無備不能持  
久急擊之勿失遂策馬當前賊覘者聞新撫自將意大軍  
且至相顧駭愕安邦彥遁去賊退屯龍洞官兵奪高寨七  
里冲至畢節鋪殺賊無算殲其渠安邦俊棄輜重器械山  
積遂乘勢抵會城是為壬戌正月也當此之時撫臣李樸  
按臣史永安學臣劉元錫死守已十閱月城旦夕陷忽見

賊兵奔潰俄頃五騎至城下呼曰新撫來矣軍民大悅慶  
更生是役也公親冒矢石身先士卒以二萬人破賊十餘  
萬衆迎公入城公曰賊兵不遠軍心未定我大帥也不可  
即安遂營於南城外坡上設帳大雪中令前鋒楊明楷率  
兵渡河營三十里外一屯廣陸一屯鴨池三年春正月邦  
彥復糾川賊奢崇明父子率衆攻廣陸楊明楷戰敗陷賊  
中公收兵入城邦彥因明楷兵敗煽誘苗民復犯貴州使  
其黨何中尉據龍里李阿二督四十八庄兵圍青岩斷官  
軍糧道自統水西兵約宋萬化吳楚漢率苗民共逼會城



前日忠義列傳 卷四 十三  
公遣遊擊祁繼祖等奪龍里破蓮花堡燒上中下三牌焚  
賊寨百五十處何中尉逃入深箐龍里路通遣叅將王建  
中等救青岩斬賊三百餘級焚賊四十八庄李阿二中神  
鎗逃歸水西定番路通謀報賊方糾八姑蕩洪邊二路兵  
進犯會城公遣建中繼祖等統萬五千人夜入八姑蕩焚  
庄寨二百餘處斬首五百級窮追渡河溺死者無算焚其  
積聚殆盡宋萬化遣人詐降覘動靜公佯許之即調監軍  
楊世賞等捲甲赴之萬化倉皇出戰遂被擒並獲其妻子  
及偽軍師劉洪祖等萬化驍勇善戰邦奇倚之至是奪氣

而總兵魯欽直入賊巢擒土司何中尉等進營紅崖總兵  
張彥方敗賊於羊耳追至鴨池河奪其戰象斬首二百七  
十級四路既通叛苗日相繼降公給黃旗使各樹寨中邦  
彥望見之不敢復出但於鴨池廣陸諸要路掘坑塹修補  
屯兵為自守計七月賊起破普安勢復猖獗總督楊述中  
遠駐沅州畏賊不敢前朝命屢趣之始移駐鎮遠一意主  
撫公患其掣肘上疏乞休不許會奢崇明為川師所迫逃  
依邦彥公欲出師述中力持不可公乃排羣議力為籌畫  
以閏十月自將六萬人渡烏江十一日次黑石賊眾迎戰



連敗之斬前逃將單弼化以徇賊數失利退保漆山立柵拒守以老官軍官軍食漸乏諸將欲引還公曰汝曹欲退不如斬吾首詣賊降否則惟有戰耳諸將乃不敢言公直徧漆山服緋衣綦冠肩輿張蓋親督陣語諸將曰若知吾意乎戰不勝此吾死所也顧旁一山頗峻揮左軍據其上而左右二路輕重布之賊不料官軍猝至倉皇拔柵悉銳爭山諸將殊死戰賊大敗遂焚其砦邦彥遁走公按轡入大方降者千計賊遣人詣鎮遠乞降總督楊述中許之公以元亮未除當以勦為撫而述中一意主撫議遂不合公

述中弗為援四年正月公拔營還貴州賊躡之中軍叅將王建中副將秦民屏戰歿賊令其黨陳其愚詐降公信之至是從行復傳其愚山後遇賊公勒馬回視其愚故縱轡衝公墜馬公知有變解印付家人令護持先行拔刀自刎未殊其愚奪其刀公大罵獬豸擁至遂遇害監軍御史傅公宗龍獲陳其愚斬之邦彥崇禎二年俱為總督朱變元所戮分裂其地西南遂平先是述中與公議勦撫不合多元阻撓及公歿於王事按臣陸獻明為公請卹述中修舊怨止叙將吏功並列死事諸臣而不及



公給事中郭興言駁之所司不行公留心經濟自其家居時江湖之俠屠釣之豪翹闕奮戟擊筑探丸之客皆畜養之多得其死力援黔時得邸報不肯發封識宛然舊撫李樗問故公曰吾正辦兵事何暇及此且朝議戰守紛紜每若聚訟觀之徒亂人意耳其堅決如此烈帝御極始贈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同時有田景猷字觀野思南人初成進士值安酋叛上疏願奉天子威德諭令去逆效順上壯之拜職方即遣行遂單騎造賊壘賊素懾其名厚禮之然不肯放還淹留二年會公解會城之圍軍聲大振景猷乃取間馳至軍告以賊虛實遂大破賊而公乘勝窮追倉卒遇害兵皆散景猷下馬歎曰臣不能報陛下死有餘憾矣從容就死

汪有典曰嗚呼明之寇禍自天啟時已熾而撫之為害督臣之剛愎掣肘亦早釀於是時覆軍在前後不為鑒蓋賊臣之誤國固有氣類衣鉢不可得而勝誅已使如朱燮元之專征大創何嘗不奏蕩平哉彼非其以勦為撫之明效乎而當局者卒憤憤也

前明忠義別傳卷四終



前明忠義別傳卷五  
 公諱燦字元白一字闇夫新建人萬歷丙辰進士熹宗時  
 為工部主事管寶源局內監積廢銅數百萬公請發鑄濟  
 工魏忠賢新不與遂上疏曰夫以忠賢珠玉盈筥金銀滿  
 屋如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必一手握定者  
 以為不如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  
 攬天下之政權奸人用意最深畜謀甚毒臣有以窺其微  
 矣疏入忠賢憤恨欲甘心公及為屯田司郎中往慶陵見

前明忠義別傳卷五

公諱燦字元白一字闇夫新建人萬歷丙辰進士熹宗時  
 為工部主事管寶源局內監積廢銅數百萬公請發鑄濟  
 工魏忠賢新不與遂上疏曰夫以忠賢珠玉盈筥金銀滿  
 屋如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必一手握定者  
 以為不如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  
 攬天下之政權奸人用意最深畜謀甚毒臣有以窺其微  
 矣疏入忠賢憤恨欲甘心公及為屯田司郎中往慶陵見



忠賢墳塋踰制拊膺歎曰何物么魔敢於逞逆至此復疏  
發其奸謂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不握則德分圃  
池威分出彘而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權一日不操則竭澤  
而漁飛人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患太監魏忠賢口啣天  
憲手握王爵生殺予奪權盡為有而所營墳墓制作規模  
儼同陵寢僭侈踰制抑又甚焉請正其罪以絕亂萌疏入  
忠賢遂矯旨杖一百閹人數十輩蜂擁牽衣捽髮而前杖  
後伏小璫於闕下楮擊椎刺踰四日而殞李公應昇上言  
曰燥死矣未報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

倚閭旅櫬無歸游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然共知非  
出於陛下之心也臣不服為燥寃為陛下寃損好生之德  
負殺諫臣之名豈所以作忠勸士哉夫人臣緘口以待遷  
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虛名也  
舍保身家榮妻子之計博此虛名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  
焉用之況乎傷殘父母之遺體以從龍比於九京人非僕  
隸法非訊囚罪至死刑命非草芥廷杖之舉殊失士心直  
俟公論明而恤死錄孤嗟何及矣被旨以瀆擾詰責黃公  
尊素發憤言曰律例所載雖叛逆十惡應死者猶且反覆



於廷議鞫訊之間今以披肝瀝胆之臣子枉死於壅蔽之  
左右必且忻忻相告曰吾儕借天子之尊今而後可以立  
威可以籍口矣不知輕用皇上之威顛倒在一時而長留  
殺諫之名貽譏在萬世他日有秉董史之筆者書曰某年  
月日萬燦以言事死其柰之何進此廷杖之說者必曰祖  
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為之世廟之時張亨敬與嚴  
嵩為之神廟初年張居正為之實非祖宗意也萬燦之杖  
也適與雨雹會六科廊之火也適與杖林御史會何其呼  
吸相應如此意者臣工之誠不足動主天為為之震悚乎

疏上復又倡率臺省於東閣謂此後有傳旨廷杖者閣中  
當輒封還不可奉行聞人聞之競前咨口橫詈閣臣俯首  
不發一言自是厥後璫勢益熾緹騎四出清流一網盡矣  
蓋熹宗之朝士大夫之被璫禍者實自公始云  
汪有典曰嗚呼傳曰刑不上大夫所以培士氣亦所以固  
國脉也三代以還人君遇其臣下等於犬馬而羣小竊弄  
抑又甚焉至有明廷杖則喪廉恥賤節義寵刑餘貴悍卒  
俾正人君子脫衣冠以就鎖繫屈體貌以聽武夫虧支體  
以受箠楚捐性命以供喜怒小人遂無忌憚士夫遂昧良



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概之士也夫自設廷杖以來數百年間祇張驕主以拂諫臣之威而予小人以辱戮君子之具賢士大夫就危殆受污辱者纍纍問有杖一小人者乎無有也至於末流好名沽直之人遂以廷杖為榮而大書名紙以相誇耀未幾回面易心頓喪其守夫亦素未有以養其廉恥故一折而無所底也唐開元間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丞相裴耀卿謂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夫上從之宋太宗以事怒周翰將杖之翰自言臣負

天下才名杖之不雅遂釋之嗟乎此唐宋之君所以享國獨永雖或中原倣擾神州陸沉而一跌復興往往能延已絕之緒於數十百年若明則祚短亡速亂臣賊子接迹於世甚至溺將然之灰覆既破之艦即求偏安而亦不可得豈非士氣盡喪國脈卒斬之明效大驗也哉竊嘗迹明之廷杖而觀之故事凡杖者以繩縛兩腕囚服逮午門外每入一門門扉隨闔至杖所列校百人衣襪衣執木棍林立司禮監宣駕帖訖坐午門西墀下左錦衣衛使坐右其下緋而趨走者數十人須臾縛囚定左右厲聲喝喝閣棍則



一人持棍出閣於囚股上喝打則行杖杖之三喝令着實打或伺上不測則曰用心打而囚無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如前每喝環列者羣和之喊聲動地聞者股慄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畢舉布擲諸地幾絕者十恒八九司禮監錦衣衛使既分坐左右列杖行杖之輕重必察二人之語言辯其顏色而黠者則又視其足足如箕張囚猶可生靴尖一斂則囚無生理矣而諸惡少年之習行杖者縛草為人二一置磚於中一紙裹其外俱以衣履之杖署磚者視之若輕徐解而觀則磚都裂杖紙裹者視之極重而紙無傷能如是則入選成化間猶容厚棉重毡正德時逆瑾用事則盡褫衣至於御史枷項祭酒枷項侍郎尚書枷項此其刑之輕而辱之小者矣君子論明事至此未嘗不歎其二百七十餘年之享國為獨幸也







犁犢也一得志必墮我家聲矣灼知其惡如此公過廣微則數數引義規切之母墜父訓廣微怒甚謂所私曰丁檢討獨不欲噉飯耶乃妄斥我為語上公醢豎子耳初天啓四年公主試江西惡閣勢之既橫而閣臣如葉向高韓爌輩名為清流大都苟自完莫肯出力鋤奸公於是即所為程策內發憤痛言之謂中旨頻頒緹騎時下凡再辱士大夫天下亦既虞寺人矣且事變豈可預料漢擾夷狄曹節王甫與張角兩亂之唐苦藩鎮仇士良劉季述與王仙芝兩亂之當時汪直劉瑾之禍釀之有端去之有術其不可

用在明甚東陽之委蛇既不可為遷健之潔已亦豈得策韓文之聲大義固未可盡非乎顧何以如楊一清卒清君側奸耶語侃侃不少忌然已觸璫怒降謫在第矣至是廣微喉璫命錦衣僉事高守謙率中官數十人至第毆殺之吳公糾輔臣丁紹軾諂不法狀璫怒矯旨杖死闕下列帝御極誅璫置守謙於法贈公侍讀學士再贈禮部侍郎吳公贈太僕寺少卿字磊石江夏人汪有典曰嗚呼古今之以哭稱者阮籍唐衢杜默然皆悲憤在一身此鄙夫之猖狂無病而呻吟者也君子不屑道



之矣若公與吳公憂深於杞人而恤大於魯婦非夫涕之  
無從者矣他日賀文忠亦同此意庶幾臨表涕泣之武侯  
千載結知心哉

帝時對者皆置符報命志節公於肅學士再歸歸時有願  
是公極醇至下時陳請猶不志非欲然高旨其國不願  
州然當平時為忠高守無幸中百其十八至學知時  
爾後服部前品不也也然已關欲然高旨其國不願  
韓文之學大盡固未可蓋非先師何以成此一節平龍吾  
因廷所喜東國之委也則不不也對對之難已亦豈其美

中公楊忠烈傳

附汪文言

公諱連字文如號大洪應山人萬歷丁未進士知常熟縣  
入為兵科給事中光宗在東朝為鄭貴妃間希得見神宗  
不豫公走告閣臣當直宿閣中率百官問疾傳語伴讀王  
安太子當力請入侍夜無輕出以備非常神宗崩光宗立  
五日病趣封鄭貴妃皇太后李選侍皇貴妃公上疏力爭  
以故事得已於是特疏請遺詔中首冊立擇謹愿內臣侍  
皇太子謂機在防微事在慎始光宗閱奏語皇長子曰此  
汝忠臣目屬者久之皇長子即熹宗任內侍魏忠賢傾社



稷者也時年蓋十有六矣光宗崩李選侍據乾清宮覲垂  
簾閉皇長子不聽出公語諸大臣曰宗社事大李選侍非  
可託少主者遽排闥入閣豎挺交下止不內公攘臂大詬  
閹者却羣臣隨入哭臨畢問皇長子安在諸璫張口不能  
對公大呼曰皇長子少汝曹何為者今何時不急請見顧  
命大臣何為者聲徹簾內簾內傳令旨勅簾外嵩呼公抗  
聲曰簾不撤諸臣不敢拜也顧錦衣帥梁慈目攝之慈登  
階舉袂命近侍撤簾簾撤選侍退避然猶閉皇長子暖閣  
中公急呼曰誰敢匿新天子者王安趣入給選侍第一出

皇長子即返不者諸大臣不能退選侍頷之安即負皇長  
子出已而選侍中悔使使挽皇長子裾比抵門厲聲猶達  
外追還者三四至公叱之擁登輿至殿見羣臣正位而後  
退然而選侍猶據乾清不出也公發憤昌言選侍不當母  
天子天子不當託宮嬪選侍能於九廟前殺我則已今日  
不移宮死不去抗論於朝房於掖門於殿廷者日以十數  
叱小豎於麟趾門一叱內閣方從哲及大閹於朝者再奮  
髯叫呼聲淚迸咽選侍乃移仁壽殿皇長子始遷乾清當  
是時三朝大故變起倉卒舉酒泔泔不知所為公儼然行



顧命大臣之事外戒金吾簡緹騎周廬傲備內戒中宮乳  
母禁宮人闌入身露坐官門五日夜不交睫頭髮盡白每  
有大議大臣左右顧視問楊給事云何莫敢專決也移官  
既定羣小滋疾公誣以交關司禮王安欲中傷之遂引疾  
歸而魏忠賢益用事公雖家居顧念天子冲幼而閹黨之  
竊弄威福危亂國家也扼腕流涕草疏欲劾之會起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則於是條次其罪上焉其畧曰忠賢本市  
井無賴中年淨身夤入內地初猶為小忠小信以倖恩繼  
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

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  
罪一也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  
於剪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賓天  
實有隱憾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排去之顧於  
黨護選侍之沈淮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仇忠義  
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忠賢構黨斥逐不容有  
正色立朝之大臣大罪四也國家重典無如枚卜忠賢一  
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辭以錮其出  
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



陪推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  
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  
等抗論觸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宥竟阻賜環人謂皇上之  
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傳  
聞官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為皇上寵注忠賢於去年  
南郊之日託言疾病即時掩殺是皇上不能保其近侍矣  
大罪八也然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妊得封忠賢惡其  
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嬪妃矣大罪九  
也然猶曰在嬪妃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繞電流虹之

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  
也先帝在青宮幾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  
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即皇上倉卒受命亦不可謂無  
勞忠賢以私憤矯旨殺之南海子是不但殺王安是敢於  
殺先帝之老奴畧無顧忌大罪十一也今日討獎賞明日  
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房屋建  
立碑坊鏤鳳雕龍干霄插漢又不止擅營墓地僭擬陵寢  
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金吾之堂口  
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才魏良卿魏



前明忠義別傳 卷五 十一  
希孔及外甥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  
何軍功有何相業濫襲朝廷名器大罪十三也用立枷以  
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  
皇親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官當時若非閣臣力持言官  
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良鄉生員章士  
魁以爭煤窰傷其墳脉託言開礦處死假令盜長陵一抔  
土何以處之趙高指鹿為馬忠賢指窰為礦大罪十五也  
諸生伍思敬胡遵道果否侵占牧地宜付有司乃收禁拷  
掠體無完膚皇上方臨雍視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

赤壁之氣先結於澤宮泮水之間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  
樸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政言  
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也北鎮撫劉儁不肯殺人媚人  
原是在刑言刑忠賢惡其不善鍛鍊徑行削籍明示律令  
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科臣魏  
大中到任奉有明旨忠賢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復奉  
旨供職煌煌天語提起放倒大罪十九也東廠係察奸非  
擾平民自忠賢受事恣行傾陷雞犬不寧縱傳應星陳居  
敬傳繼教等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如近日掣中



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而傳應星等造謀造逆勢  
不至興同文之獄判黨錮之碑不已者大罪二十也邊徼  
未靖內外戒嚴東廠所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都門  
打點實主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  
事成不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畜  
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淮創立內操招納亡命安  
知無大盜刺客為敵國窺伺者竄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  
可為寒心大罪二十二也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  
墊道人以為駕至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

遶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也寵極則驕息多成怨  
今春聞魏忠賢走馬御前皇上射殺其馬忠賢不自伏罪  
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  
止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柰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  
此又寸磔忠賢未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迹  
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黨護而不肯言外廷畏禍而不敢  
奏更有無耻之徒託身門下逢其所喜挑其所怒內有受  
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或內廷奸狀敗露則有奉聖  
夫人客氏為之彌縫積重所移積勢所趨舉朝內外但知



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如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本章必星  
夜馳請票擬待忠賢回日始敢發批天顏咫尺不容裁決  
而馳候忠賢於數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有天日耶羽翼  
已成騎虎難下及今不治不知宗社何所託也疏入忠賢  
持不下佯辭厥乞罷上慰留之而徐出嚴旨切責公公憤  
激欲理前疏對仗忠賢詞知過帝不御朝者三日已而御  
皇極門衛侍森列刀劍倍常時侍班官僚益嚴警左班官  
毋得輒出奏當此之時公憤愈甚而南北科卿寺數十百  
人前後申奏俱為忠賢持以罪去先是羣小黨忠賢謀盡

逐衆正科臣傅梈疏論左公光斗魏公大中交通汪文言  
比暱匪人詔下文言於獄廷杖革職左魏二公疏辯得免  
至是御史梁夢環復論文言而大理寺丞徐大化劾公與  
左公等招權納賄藉文言入罪以傾之文言者徽人以監  
生工書授中書舍人負氣有聲公卿間遂目為東林之黨  
再下鎮撫獄鍛鍊兩月餘弗承刑益酷其甥悲失聲文言  
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泣耶卒不承  
鎮撫司許顯純勒令誣公等以贓文言蹶起曰天乎寃哉  
以此磯清廉之士有死不承顯純相與謀曰不引移官則



前明忠義列傳  
卷五  
罪名不大不借封疆難與追賊於是為讞獄之辭曰移宮  
建議為立名蹟等之資整頓銓政為偏聽招權之藉布買  
命之金而楊熊之刑停啟賄賂之門而陞遷之法濫逮公  
等下鎮撫獄訶詬百出裸體辱之五毒備至見者無不切  
齒流涕而顯純拷掠猶懼不當忠賢意也公逮時哭送者  
數萬人壯士劍客聚而謀篡奪者幾千人所過市集攀檻  
車看忠臣及炷香設祭祝生還者自豫莫達荆吳綿延萬  
餘里老嫗菜傭瞽瞍乞兒各爭持一錢為贈許州有舊識  
郎中蘇繼歐通謁具飯後被偵削奪自經死公歷事三朝

親受顧命自下獄體無完膚及其死也土囊壓身鐵釘貫  
耳僅以血濺衣裏置棺中櫬歸無葬地置於河側母妻俱  
棲息城樓撫按猶日夕追賊也烈帝誅璫追錄死閹忠臣  
以公為首詔贈右都御史加贈太子太保謚忠烈蔭子與  
祭塋

汪有典曰嗚呼公區區一曹郎非有貴戚肺腑之親大臣  
心膂之重直以光宗病中之詔奉為顧命之尊身先勳舊  
大臣攘臂疾呼奪天下於婦人之手而歸之主器擎天捧  
日當無與公比烈者矣以故冲人亦歎為忠臣舉朝交欽



其大節然而移宮之諍國是雖定而禍即釁焉遂至逆閹  
主烹羣小行煨連染三案並及邊鎮長城既煨盜賊遂橫  
國祚卒斬殃禍未竟吁嗟悲夫斯豈曰命乎

我亦與曰無利公國圖一曹非存貴知制誥之歸大至  
祭墓而雨則其持法不寬也

以公為首時謂古微中史以謂大亡公為益法然蕭子興  
蘇貞始對無如日之宜細也

再整心血幾方寒置中除職為養出置公何問母妻與  
縣受顧命自不為艱無家言及其出也

左忠毅傳

公諱光斗生之夕月宿在斗因以名字共之號滄嶼桐城  
人萬曆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御史與楊公漣魏公大  
中袁公化中周公朝瑞顧公大章同時罹璫禍世所稱六  
君子者也而楊左之名震天下公豪邁負氣敢言光宗崩  
熹宗冲幼李選侍據乾清宮公語楊公曰苟以驪姬良娣  
而攬雉壘之權禍豈止於歸胙寶鞍人彘房州而已乎乃  
上疏立請移宮大畧曰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  
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選侍非



前明忠義別傳 卷五  
母居正官而殿下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  
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復見於  
今矣疏上楊公抗章繼之選侍大怒急召公公不為動曰  
天子耳目之官非天子宣不敢奉從容出袖中鎖鑰付楊  
公曰光斗命盡於此矣選侍不移宮光斗亦不立螭頭下  
也楊公叱中官使回奏公得免越二日選侍移仁壽上還  
乾清中外始大安尋遷大理寺丞進少卿陞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當此之時以前光宗登極詔收召天下名碩司銓  
則趙公南星李公騰芳陳公于廷司憲則鄒公元標孫公

瑋高公攀龍司垣則魏公大中司道則袁公化中周公宗  
建考功則鄒公維璉程公國祥並矯志澄清而魏廣微崔  
呈秀等特不便也會魏忠賢與乳媪客氏私方怙寵用事  
忌外廷特甚則廣微等附進百官圖指數之曰去是數人  
者萬歲矣於是卿寺有名者盡削籍公與楊公亦以劾闖  
奪官去而移宮之禍並發矣王安者光宗舊侍也外廷爭  
選侍移宮頗資為助性方嚴數數懲忠賢忠賢憾次骨既  
矯旨殺之中書汪文言與安交文言遊公卿間久則於是  
摭文言以交通奸利律並矯旨逮諸臣以及公當是時公



父封大夫年八十公年五十命奚奴扮楊忠愍駕本赴西  
市諸劇前為壽已又引范滂母語數數誦說於其母夫人  
之前初服拜堂下奠以慰解之兩尊人亦為進一觴也至  
京下鎮撫司獄坐臧拷掠無完膚歿前一日從茗椀中書  
數語示弟曰辱極汙極痛極死矣死矣如二親何竟與楊  
公等駢死獄中是夕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如斗三日屍出  
肢骸穿裂面目如生櫬未及門而追賊之檄下矣舉家繫  
累死者數十人斥賣田廬畧盡不足則及兄弟之產又不  
足則及異姓以至三族十族無人免者崇禎改元誅璫贈

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太子少保官一子予祭墓謚忠毅  
贈三代如其官封大夫猶及見之也初公之下獄也史公  
可法者公督學京畿時首拔士也朝夕獄門外逆闔防伺  
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  
金涕泣謀于禁卒卒感焉使史公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  
鏡為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  
爛不可辨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公前跪抱公膝而嗚咽  
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皆目光如炬怒曰  
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



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奸  
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公噤  
不敢發聲趣而出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  
鐵石所鑄造也公視學京畿時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  
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卧文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  
生為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  
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  
碌碌他日總吾志事惟此生耳史公後果以閣部督師死  
國難

汪有典曰嗚呼熹宗之朝官府鈎連魍魎晝現凝陰感召  
結為國運此公之所竊歎也思深哉無俟抉目東門矣公  
咎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李伯紀知爭事不知爭人然公  
卒用之而不效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此豈可執目睫之恨  
以相繩乎蓋公與姚瑒聞固云待得此輩烟滅灰飛時而  
國祚隨之矣天下被其害而吾獲知言之名其亦慟乎有  
餘悲哉







賢亂政羣小謀殺楊左諸公逮汪文言下獄以其言為微  
拷掠無所得聚而謀曰經撫之獄顧大章引八議議熊廷  
弼廷弼楚人也大章楊左之黨也以鬻獄坐顧以關通坐  
楊左則一網盡矣遂矯旨逮繫與楊左等六人並下鎮撫  
獄當時號為六君子者也竟坐受廷弼贓五人先後拷死  
移公刑部議罪公對簿曰某奉旨送法司據招定罪豈容  
復辯辯則抗旨不辯則欺本心欺法司且欺天下後世亦  
欺皇上也不抗即欺無一而可且五人者既死矣借大章  
以實五人之招是大章既自誣服又代五人誣服何以見

五人地下乎明公能雪此案萬代瞻仰不然有鎮撫司原  
案在復何言法司環坐愕眙莫敢異同也已而復移送北  
司公歎曰汪文言猶能為貫高我獨不能乎吾不可再辱  
矣呼酒與弟訣別趣和藥飲之不死雉經而卒初六人下  
獄獄中神祠木忽生黃芝視之六辯也獄吏以賀公歎曰  
芝瑞物也而困於獄吾六人其以此終乎為偶語曰故作  
風波翻世道長留日月照人心曰此他日祠堂聯也死之  
夕大風雷雨如注逆墻外舍及廣微寓宅屋瓦飄盡樹木  
拔去城外數十里桌椅隨之室內為之一空其妻披衣立



雨中隱隱望見旌旗羽蓋金牌燈火如大官狀者行其室上而廣微曰我為宰相內椅上公如天之德何妖鬼之為崇小人之不畏天如此公坐急徵厥衛邏卒如織弟大武傾身入長安職內索饋周旋難險無所避一夕垣中白氣亘北斗大武故諳星象指而泣曰諸君子其皆不免乎已而楊左六公並命大武護公喪歸益自放於酒謂天下將亂吾衰矣無以自見生可厭而死可樂也遂發病卒汪有典曰嗚呼諸君子之死以門戶也固也然不借封疆則死無名不坐廷弼賊則罪不著然則諸君子非以門戶

死也蓋魏璫無大憾於廷弼特假以殺諸君子既殺諸君子即不得不並殺廷弼此廷弼之所以死而諸君子所以一網盡歟不然失地喪帥之王化貞罪浮於廷弼多矣何以獨遣死哉方廷鞠廷弼時大司寇喬允升謂廷弼有存遼功當議而魏忠節力持不可公亦卒定廷弼辟而終以廷弼死豈天生廷弼特予璫以殺諸君子之資而天生諸君子又致廷弼以必死之路與嗚呼門戶之禍延及封疆白馬清流不烈於此矣公念朝士各持門戶思有以解之棋酒謔浪自託於賈彪之西行而卒嬰其難曲突徙薪之



人受焦頭爛額之慘而骨且與之同燼君子之生斯世也  
其亦何若而可哉

公諱大中字孔時號廓園嘉善人萬歷丙辰進士官行人  
陞工科給事轉禮科晉吏科都給事冢宰趙公南星知公  
賢每事輒咨訪所薦引皆海內人望朝士不能得趙公意  
率怨公公又引會典裁抑卹典之濫甚者忌者滋怒公給  
事中章允儒嗾同官傅櫬假汪文言發難魏忠賢主之欲  
盡逐衆正禍且作矣而楊公漣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既  
上公亦率同列交章應之其言曰自古亂人家國者有男  
戎又有女戎兩者往往相比而成姦故古者聖王在上宦

魏忠節傳



者不得交通禁近干預政事是以朝廷清明萬殊蒙福今  
逆豎魏忠賢私結奉聖夫人客氏擅作威福操縱生殺首  
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  
外近且斃三戚晚家人以樹威於官禁又未已也懷冲太  
子胡為不育裕妃胡以草封皇上南郊之日胡貴人又胡  
以無病暴卒皇上身為天子致三官列嬪盡寄性命於忠  
賢客氏能不寒心又况出入警蹕僭擬乘輿不軌不法逆  
謀大著致漣不惜粉身碎首為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  
狀陛下悉引為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得溫旨即出忠

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謂宮禁嚴密外  
廷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知莫若弗為未有為其事而他  
人不知者又謂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太小  
臣工所擁衛何藉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庭  
左右悉忠賢客氏之人陛下真孤立于上耳忠賢得疏大  
怒而魏廣微以同姓父事忠賢致揆地趙公以通家子待  
之頗峻每歎曰見泉無子見泉廣微父號也廣微憾之次  
骨公又數忤廣微會孟冬時享廣微偃蹇後至公抗疏劾  
之則廣微益與忠賢合於是羣姦煽搆捉刀蜚矢飛謀鉤



謗正人君子無一得免者矣謝應祥者清流也晉撫員缺趙公推應祥廣微以應祥曾令嘉善首拔公遂喉陳九疇劾公出應祥門推舉不公降調出外趙公亦得罪去明年逆黨梁夢環復劾文言再逮下獄趙公與繆昌期王公之家輩無所不牽引而以公與楊左諸公為受熊公廷弼賄矯旨逮問是日雷電交作風吼水立士民匍匐水中泣送者數萬人過蘇州周忠介公結姻去過無錫高忠憲公送高橋至常州太守曾櫻餽以臚辭不受曰譬如嫠婦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動一念便屬失節簣華而腕不敢以此易

也公為孝廉十餘年貧甚居湫巷數椽不蔽風雨舌耕不足自給欣然意足居官不以家自隨二蒼頭給爨而已入朝則鍵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舉發之自是無敢及其門者其清風亮節如此逮至京下鎮撫獄誣賊拷掠備至受殊刑未死獄吏卷以藁席倒豎之地三日啟視目睛炯炯若穀之轉輪既死璫毀其屍故公骸骨未全子學泮旦暮哀號水漿不入口亦死學濂甲申亦死於難俱有傳公贈太常卿謚忠節汪有典曰嗚呼士生於有明之世何其不幸也一焚炙於



永樂之篡逆再殘殺於王政之專恣三屠毒於劉瑾之擅  
權四戮辱於興獻之議禮五斬艾於嚴嵩世蕃之濟惡至  
忠賢則爪牙鷹犬開千古廷尉所未設之刑節義忠良受  
千古人臣所未經之痛歷選前世未有一姓之代祖孫父  
子相臣閹寺或數年或十數年上下相承一心並力害士  
如此之亟者也夫以永樂酷虐享國靈長已非所宜况繼  
之以屢葉又甚之以逆閹乎天地之正氣不隨世運為漸  
滅故終明之亡薦紳中輟以逮廝養傭丐捐軀赴義者邁  
迹前古此數窮理極造物特生是人以扶植綱常而明適

逢其盛或且謂明得養士之報矣



袁忠愍傳

附夏之令

公諱化中字熙字武定州人萬曆丁未進士歷官河南道御史陳言時事之漸可憂者八曰宮禁漸弛言路漸輕法紀漸替賄賂漸廣邊疆漸壞職掌漸失官官漸盛人心漸絕忤璫意會楊忠烈疏劾忠賢降旨切責公復言忠賢之惡外廷久知之特上未之知耳遂力陳忠賢諸奸逆狀璫益怒逮鎮撫獄百慘俱備大呼列祖諸宗而死死之夕獄中鬼數百啾啾泣號大風四作屋瓦皆飛衆鬼擲鎮撫用刑胥投諸廁逾時皆死夏公之令字伯先光州人公同年



進士拜四川道御史亦以忤璫逮繫拷掠大呼高皇帝而死初魏廣微阿璫作點將錄方秉燭臚列諸公姓名時忽怪風滅燭空中隱隱呼冤者再廣微怒命婢復燃燭操筆曰我不冤汝汝將冤我矣竟書之而諸公死公贈太僕少卿謚忠愍夏公亦贈太僕少卿

汪有典曰嗚呼害正而黨邪鬼固不人若也然不以擊璫且不能衛公等以不死何耶豈璫焰方張鬼神亦且謹避之耶亦諸公之考終命者屍宜以獄解鬼固不能衛之生即羣小亦非能致之死耶



書

